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份

浙江省輿論概況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327B

# 浙江省輿論概況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份

## 目錄

### 一、緒言

### 二、輿論概況

第一、省 會區輿論概況

第二、杭嘉湖區輿論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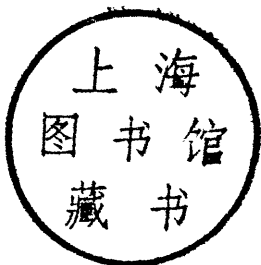
第三、寧紹台區輿論概況

第四、金衢嚴區輿論概況

第五、溫 處區輿論概況

### 三、通訊社概況

浙江省輿論概況 目錄



~~1538780~~

浙江省輿論概況 目錄

第一、省會通訊社概況

第二、各縣通訊社概況

四、結論

五、附錄

第一、浙江省已登記新聞紙雜誌一覽表

第二、浙江省雜誌調查一覽表

第三、浙江省通訊社一覽表

甲、杭州市通訊社一覽

乙、各縣通訊社一覽



# 浙江省輿論概況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份

## 一、緒言

本省輿論概況前已出版三期，在此三期內，只將全省報紙之言論及其概況，略加敘述；對於通訊社尙未涉及，不無缺憾。自本月起并將省內各通訊社概況附入，使閱者對於本省之通訊社事業，有一明確之概念；本會亦易於從事監督，各通訊社更有所借鏡，一舉而數得焉。

## 一、輿論概況

### 第一 省會區輿論概況

省會四月份仍有報館八家，即：杭州民國日報，杭州國民新聞，浙江商報，浙江新聞，浙民日報，杭縣日報，之江日報，杭州報是。本月份各報所注重之問題，爲：兒童

## 浙江省輿論概況

二

節，童軍檢閱，改良蠶種風潮，開放政權，抗日剿匪，華府談話，西南中委北上問題，制憲，救濟農村，華北問題，時代病等。本月份省會各報，除杭州民國日報及浙江商報論評甚多外，國民新聞僅十餘篇，之江日報，杭州報，杭縣日報均各一二篇。唯浙民日報本月常有短評，較該報以前之不常有評論者，似當差強人意。杭縣日報前此評論甚多，近則寥寥無幾，甚可怪也！茲將各報輿論概況，分述於下：

### （一）關於抗日剿匪之評論

關於此項事件，杭州民國日報有：抗日與剿匪，同時反攻，長城各口失陷，望剿赤部隊加倍努力，古北口戰況激烈等論評；國民新聞有如何應戰，抗日剿共與改革縣政，禦侮救亡之基本問題等論評。四月九日杭州民國日報社評，對抗日事主張同時反攻，其言曰：自長城戰事發動以來，西至古北口，東迄九門口，戰線延長數百里。古北口一戰之後，我軍失利；喜峯口宋哲元部，大破敵人，陣地已有進展。近則戰事重心，移於九門口附近一帶，海陽鎮再失再得，何柱國部方在激烈戰鬥中。夫前方戰略，吾人未能詳悉，然各口戰事，時而發動，時而沉寂，似悉視敵人進攻與

否而從事反抗。日前喜峯口大戰之際，古北口與九門口一帶，頗稱安靜。今則海陽血戰，而喜峯口古北口之戰况反覺消沉。往時我軍失敗，論者歸咎於抵抗之不澈底。蓋敵來則抗，敵去則不抗，被攻而不攻人，有失敗而無勝利。今日之事，不但應抵抗，而且應反攻，已成一時之國論。惟吾人每日讀前方戰報，實覺未能一反往日之積習，而惟以固守防地爲得計。若長此相持，不特收復失地，杳遠無望；而萬一稍有疎虞，誠恐全線牽動，不可收拾。吾人惟望在此東路吃緊之際，凡中西兩路軍隊，亟應同時反攻。若一戰而勝，則承德不難恢復；卽或不能得志，亦可稍分敵勢；奈何前方將領獨見不及此耶？

又該報十一日來論抗日與剿匪一文，主張抗日不忘剿共，剿共不忘抗日，二者并行，共維時艱。亦通論也。

又該報十八日論長城各口之失，有：當喜峯口中路大捷之際，而東西兩線，按兵不動。故雖前頭部隊，進展至半壁山，終以孤軍深入，顧忌甚多，不能一舉而搗承德。及灤東吃緊，而西線戰况，寂然無聞；故敵人益能肆無忌憚，不受牽制，終致一戰而失灤

## 浙江省輿論概況

四

東全區。此其故何歟？則全線無統一之指揮，攻守無一定之陣容，呼應不靈，進退失據。於是敵人乃得因利乘便，行使各個擊破與逐步進迫之策略，而我軍遂受其困。等語，饒有見地。

又該報二十日勗勉剿赤部隊之社論『望剿赤部隊加倍努力』一文，其末段云：蔣委員長日前在贛演說，謂抗日乃手足捍衛頭目，剿赤則除心腹疽毒之患。如剿赤能着着成功，則抗日自步步堅實；此蓋不易之論。今日抗日將士，方與敵人鏖戰於前方，不幸灤東失守，平津震動。凡剿赤部隊，在此抗日軍事緊急之秋，尤須加倍戮力，求一鼓而蕩平之。則心腹之患既去，手足之力自強，庶能集全國之軍力財力，以與暴日周旋到底也。等語，亦殊允當。

又該報二十八日論古北口之戰況，關於戰略一點，指陳甚當，茲錄於下：

竊嘗觀察敵軍戰略，乃爲厚集兵力，一點突破。往者迭攻喜峯口失利，於是集其主力於冷口，我軍遂以不支。喜峯口亦因而不守，馴致灤東全失。惟灤東距北平較遠，進

展不易，其突然放棄，乃欲自三河密雲，進趨北平，事實較爲明顯。蓋北平爲我後方之根據地，倘能一鼓而下，則長城之線，必致切斷聯絡，灤東一帶，亦將孤危無援，直可以最少之犧牲，得最大之勝利。其所以暫時放棄灤東陣地者，仍欲集兵力於一點，使我有措手不及之虞耳！

據天津電訊：我軍對日本舉動，已有新計劃應付，所謂新計劃之內容如何，固非吾人所能推測。然吾人以爲應付敵軍「一點突破」之戰略，首忌各自爲戰，次忌但取守勢。蓋各自爲戰，則步驟不一，但取守勢，則有退無進。今日敵軍若果志在北平，我軍必須以全線總攻之戰略以抵抗之。在目前古北口戰況激烈之際，則我軍在喜峯口冷口一帶，必須乘虛進攻，與古北口同時動作。一方所以牽制敵軍，使其欲集中兵力而不能，一方所以擴展陣線，使其有顧此失彼之虞。計當莫善於此，惟我軍久戰或感疲憊，接濟或有未充，則如何徵調援師，如何輸送軍實，均爲總攻必要之準備，而亟盼軍事當局之善爲佈置也。

又二十六日國民新聞社論「如何應戰」末段有云：吾人所主張之救國方法，在一方



面，絕對不與日本妥協謀和，以爲因循苟安之計；同時在他一方面，處此危亡續絕之際，民窮財盡之時，亦應體察事實，不願效彼徒唱高調者盲目主戰之論。至若政客軍閥，吾人更不望其有發現天良共赴國難之一日。吾人所主張之唯一救國方法，卽在此內憂外患夾攻之中，造成在一個革命領袖下「人自爲人自爲兵」之新戰略，以挽回戰局，拯救淪亡。等語，亦頗能見其大者。

又該報二十九日社論，抗日剿共與改革縣政一文，亦有見地。茲摘錄於下：

夫抗日剿共之基礎在修明政治，而修明政治之先務在改革縣政，政治不修明而言抗日剿共固屬無益；縣政不改革而欲政治修明尤爲不可能之事。蓋以今日農村破產，糧食匱乏，以言抗日剿共，則軍餉無法接濟；幅員遼闊，交通梗塞，以言抗日剿共，則運輸深感不便；金融紊亂，財政支絀，以言抗日剿共，則戰費籌措非易；民團腐敗，實力薄弱，以言抗日剿共則軍隊抽調爲難。然而如何繁榮農村，以實軍餉；如何發展交通，以利運輸；如何整理財政，以裕戰費；如何編練民團，以固後方；凡此種種，皆非腳踏實

地，從縣政下手不爲功。蓋縣爲自治之本，強國之基，本不固而事粉飾，基不立而務高遠，取亡之道也，尙何抗日與剿共之可言哉？！

今日之縣政實不堪聞問矣：以行政組織論，則科局參錯，縣長權責不專，指揮非易，各自爲政也；以行政人員論，則腦筋頑固，思想陳腐，視建設爲多事，以貪贓爲慣常也；以行政效率論，則上下敷衍，因循沓泄，方案層出，無裨實際也。地方政治如此，國家政治可知。一國政治如此，毋怪乎內憂外患，交相煎迫，陷於永劫不復而不克自拔也。

竊以爲今日之事，應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不務實踐，而高尙談，則雖良猷山積，無裨政治之修明；通電堂皇，不值頑敵之一顧。故今日不談抗日剿共則已，談必先修明政治；不談修明政治則已，談必先改革縣政。此而不圖，徒事粉飾，虛張聲勢，非但無益，惟暴民族弱點而已。

## (二) 關於華北問題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四月九日杭州民國日報有多倫與

華北短評一篇，茲錄於下：

### 浙江省輿論概況

自熱河失陷之後，吾人即斷定敵人必乘勢南窺平津，西襲蒙古。蓋其目的方面所以威脅我國使之屈服，另一方面即所以完成其佔有滿蒙之素志。懷抱野心，由來已久，決不以熱河之既得而止。雖以南侵之衆阻之於喜峯口，其損失之大本非日人意料所及，而其攫取平津席捲內蒙之野心，初未嘗稍減也。今者敵果以喜峯口堅不易破，變更戰略，轉其兇鋒。據六日北平電訊，敵將在喜峯口之鈴木服部所部抽往東邊，協助岩田支隊，竭力向九門口石門塞等處攻擊，又以茂林騎兵，協助逆軍張海鵬部西襲多倫。則其志在平津與內蒙，益顯而可見。以形勢而論，灤東爲平津門戶，且有北甯路運輸之便，敵由灤東以進窺平津，當不若繞道熱河以攻喜峯口之難。然灤東有英美商業之關係，日寇自審內部經濟之矛盾，外察國際形勢之孤立，決不敢貿然開罪於英美。故敵人此路軍事亦未見確佔優勢。故日寇移師東指之舉，當爲一種聲東擊西之計。今後戰事，多倫方面，當比灤東尤爲重要。夫多倫爲入蒙要道，亦爲察綏門戶，多倫若失，敵固可以席捲察綏內蒙各地，再演一次傀儡把戲，建立所謂蒙古國。並可以由此而進窺晉陝，拊我華北

之背，至是我縱欲堅守喜峯口一帶，亦不可得矣。爲今之計，我固當集重兵以守多倫，尤宜於喜峯口方面作猛烈反攻，收復承德，以切斷敵東西之聯絡。西解多倫之危，東制灤東之寇。若敵來則戰，敵退則止，必中敵人各個擊破與夫聲東擊西之計；爾時察綏內蒙固非我有，而平津亦必不易守矣。願國人毋以多倫地處荒漠而忽之也！

(三)關於開放政權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杭州民國日報有開放政權一文，國民新聞有黨員之試金石一文，浙江商報有開放政權之謎及團結禦侮與開放政權兩文，原則上多表贊同。

(四)關於救濟農村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杭州民國日報二十二日有復興農村的先決問題一文，國民新聞同日有如何救濟農村一文，浙江商報十四日有蠶繭問題與農村經濟一文，均對救濟農村有所討論。茲將民國日報及國民新聞兩文摘錄如下：

### 一、復興農村的先決問題

照中央農村復興委員會章程，委員會雖分農村金融農業技術糧食調劑水利等分組計

劃，並得設各種專門委員會，計劃固可望其周密，可是怎樣實施，誰去實施，又爲吾人所應先事解決的。單就農業技術的改良而言，我國設立農業學校和推廣機關，亦有三四十年的歷史；而農民大家依然承襲傳統習慣來從事自私的個別的農業經營，純粹的依賴人類的筋肉力量與笨重的鋤犁之類，過着中世紀時代的方式。縱然農業學校儘有優良的方法，但無法傳給農民羣衆。無數學者的精力和光陰，以及無數的金錢都枉費了，付諸東流了，這是何等的不經濟而又萬分危險呢！農村復興委員會如果研究出一個興復的詳密計劃，而沒有負責實施的人，結果計劃還是計劃，無補於實際。所以復興農村的先決問題，在乎培養幹練負責的人才到農村裏去。

記得十九年陳布雷先生有一次演說，他說：「金錢向外流出，人才也是這樣。有一技之長的，他們都不願在本鄉服務，都要到外邊去表現他們的技能，弄到鄉間人才一個都沒有，這是根本上可以殷憂的一點。」時至今日，每况愈下，鄉間越沒有人去，越加緊了鄉村衰落的過程。所以我們希望有志改造鄉村復興農村的人，乃至大衆，不要忘了

本鄉本縣。

其次，回到鄉村裏去的，須先抱定刻苦耐勞的志願，百折不回的精神。否則，鄉村沒有物質的享樂，必能使你失望，怨恨消極。以本省而論，各縣建設人員每月皆下鄉指導農民，試問成效如何？尙有合作事業促進員，負指導組織農村合作社之責，試問本省合作社辦理的成績如何？同時，我們看河北省的合作事業，現在已被人稱爲我國辦理合作事業最優良者；其原因無非由於華洋義振會農利股及合作委辦會人員切實的指導。他們不僅對於農村合作事業有興趣，而且他們都能認爲是他們自己的事，絕對沒有機關辦公事的態度。且十年來始終如一，這種認真與耐勞的精神才奠定了河北省合作事業的基礎。現在常有人提倡以合作方式來復興農村，這固然不能加以否認，但何以自命合作事業發達的江浙兩省，其合作事業在農村中表現改造的作用微乎其微，而河北省合作社的附屬事業却影響鄉村的改造很大？這其間關鍵無非在乎實施者是否具有一種誠摯熱心與毅力。可見合作事業雖是改造鄉村復興農村的一條大道，然而沒有負責的人去實施，決

不能收絲毫約效果。

我們再看基督教在目前農村裏的力量，實在不可輕視。這無非因為他們的教徒，能夠刻苦耐勞，在農村裏做點教書施藥的工作。工作之對否非農民所願顧問，可是久而久之，教的力量在農村裏建了基礎，所以我們希望回到農村裏去的朋友，還須抱定刻苦的決心。

以目前趨勢觀之，有人回到農村裏去去作復興農村工作的希望極少，所以根本上要從新培養人才，培養幹練負責的人才着手。而這種人才，決非普通的天然環境所能薰陶的。如蘇俄的教育區，劃在接近寒圈的西伯利亞，那些大學不設立繁榮的省城，而偏設在萬山重疊氣候凜烈的鄉村，因為那種種天然環境薰陶出來的青年，才有忍苦耐勞的體魄，卓絕不拔的意志，知苦拯羣的頭腦。否則，天天在培養改造農村的人才，而於農村實在毫無裨益。

## 二、如何救濟農村

夫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直接間接，莫不以政治爲其造因。內戰頻仍，匪共蔓延，捐稅繁興，官吏剝削，此政治之原因直接造成農村經濟破產者也。水利失修，農村金融枯竭，運輸阻塞，糧食無所調劑，此政治之原因間接造成農村經濟破產者也。故欲救濟農村，舍根本改造政治而外，實無他途。溯自十七年本黨統一全國而後，革命空氣瀰漫全國，建設心理洋溢社會，此誠空前大好時機，倘能按步就班，逐一建設，則五六年來，縱不能締造所謂錦繡山河，至少亦可以登斯民於衽席；何致有今日凋敝殘破，不可收拾之局面？！乃以頻年野心軍閥，一再背叛中央，兵連禍結，共匪乘機坐大，致庶政莫舉，百廢依然。卒召強鄰入寇，而造成空前之國難。然則當此國脈民命不絕如縷之今日，農村破產，不過國難之又一方面，或另一代名詞耳。吾人苟不能謀政治上根本之改造，而欲圖救農，抑亦不思之甚者矣！

行政院最近有復興農村委員會之組織，其意固謂農村之救濟，當着眼於農業金融之流通，農業技術之改進，糧食之調劑，水利之興疏等等問題，吾人以爲在此諸問題之後



，復有一政治之總動力，實爲此諸問題不能改革整頓之共因，即前文所謂直接造成農村經濟破產之政治原因。政府當局欲問如何促成農村之復興，則吾人敢斷言曰，當自政府當局如何剷除此種直接危害農村之政治原因始。

(五)關於華府談話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杭州國民新聞十八日有勉我宋部長一文，民國日報十四日有華盛頓之國際談話一文，浙江商報十二日有華盛頓會議一文，茲將兩文摘附於下：

### 一、華盛頓之國際談話

夫經濟復興之計劃，基於各國政治之安定。今者歐洲列國，方值多事之秋，鈎心鬥角，互爭雄長。自大戰以後，法國獨霸歐陸垂十餘年，今南方之意國，方乘時崛起，求與德國聯合以分其勢，法國明知其然，則又挾其一手所扶植之小協約國，以相牽制。英國政策，本係沉機觀變，坐收漁利，又懼法國軍備日強，英國必遭其凌燂；於是又暗中助意德以抑法。政治之矛盾，漸趨尖銳化，經濟之合作，又豈能遽收實效？若夫遠東，

中日糾紛，固結不解，日俄衝突，又肇其端，尤爲事實之更顯著者。則遠東治安一日不能恢復，世界經濟更一日不能繁榮者也。

各國政治狀況既若此，各國所以應付將來非常之局面者，乃惟有擴張軍備之一途。軍備之競爭，使軍縮會議之精神，悉歸泡影，軍縮無法解決，美國必不允許免付戰債，戰債不能免付，則賠款問題勢又必歸擱淺。而各國相互間之擾攘，必致永無甯息之日。且時勢愈趨緊張，危機愈益顯露，必終有世界二次大戰突然爆發之一日也。

茲者羅斯福氏邀集各國重要代表於華盛頓，既抱復興世界經濟之宏大願望，則追本尋源，當知其癥結所在；如何謀各國間政治矛盾之減少，如何謀各國間衝突糾紛之解除，實爲治本最善之方法。而日本侵略中國之軍事行動日益擴大，關係復興世界經濟之前途最鉅；何況美國爲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發起國，更有迅速設法予以制止之必要？吾人深盼羅斯福氏高瞻遠矚，努力及此。勿徒作枝節問題之會商，而終無裨於經濟之挽救也。

一一、華盛頓會議

據九日巴黎電：法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代表，是法前總理赫禮歐；他以「自由觀察員的資格」去出席，對於會議不作任何的諾言，祇把重要的情報報告法政府。尤其對於戰債的問題，使法政府可以決定一個應付的辦法。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態度，以爲領導世界經濟狀況的改善，全靠歐美的合作。至於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狀況，使美國受着經濟的影響，比較別國來得重大。所以美國準備與各國商榷後，再同南美各國專家作一番精密的討論。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參加會議的各國，沒有一個不從自己國家經濟地位來討論世界經濟問題的重心。我們如果忘了自己經濟的立場，高談國際經濟的問題，那末我們參加華盛頓會議，非但在會議中對於自國不能發生多大的利益，反來促成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已。譬如軍縮會議時，限制我國國防飛機不得超過一百架，就此一點，足見他們的提案，完全不顧到我們國家的利益。所以我國代表在會議時，處處要小心提防着。又如現在墨西哥排斥華僑，手段非常惡劣，他們政府絕對放縱，簡直看不起我們的國

家和民族。所以我國出席會議時，最要注意的我國國內的經濟狀況如何。其次各參加國的經濟狀況如何，我國與各個參加國的經濟關係如何，我國與各未個參加國的經濟關係如何，我們更要準備怎樣的妥善方案，來發展中國的實業，促進中國和國際的繁榮，這些問題，都應該在我們的代表未出國門前，精密的考慮着。

(六)關於制憲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國民新聞十九日有制憲之先決條件一文，頗有所見，摘附於下：

夫法律爲人類生活之縮影，亦爲人類生活之軌範。有某種時代之背景，始有某種時代之法律。法律不能離時代而獨立，乃今日治法律者共具之概念。憲法既爲一國之根本大法，個人之福利，社會之安全，國家之組織以及個人與國家社會之關係，均有待憲法規定而確立。若憲法有悖時代之背景，或超越時代之需要，僅由一二制憲者閉門造車，雖制定皇皇大法，亦徒爲白紙上之黑字而已！何益於國？奚裨於民？吾人應知：今日之時代乃爲已從個人自由主義演進至社會主義之時代。戰後蘇俄憲法，德意志憲法以及新

進諸小國之憲法，均莫不斬向社會主義方面進行。本黨奉行之三民主義，亦社會主義之一種也。故吾人甚盼此次制憲諸公，體察今日時代之背景，制定合乎時代需要之憲法，庶不致再蹈以往多次制憲之覆轍也。

又憲法爲國內法之一種，其不能脫離一國之特殊環境，亦爲治憲法者所公認。若憲法徒由剽竊人說，抄襲而成，其施行也，必至扞格難行。此種憲法，吾人祇可創造一滑稽名詞，名之曰「國際憲法」，而不能名之曰甲國憲法或乙國憲法。吾國過去制定之憲法，不爲不多，如臨時約法，天壇憲法，賄選憲法，其體例不可謂不新。然皆曇花一現，成爲故紙堆中之廢物，其故即在脫離我國之特殊環境。雖然，法律有子法母法之分，子法係由承繼他國法系，摹倣他國法律而成；然此種摹倣，亦必就他國法律中，求其合於我者，而爲適當之倣倣，初非生吞活剝，一味盲從也。五權憲法，爲我國之特殊產物，五權分立之政制施行五年，已有顯著之成效，是我國人對於五權憲法之精神，涵濡已深。此次制憲諸公應知橘逾淮而爲枳，各國儘可有盡善盡美之憲法，若徒抄襲不合國情

之憲法，匪獨病民，亦且誤國！吾人甚盼制憲諸公，認識我國之特殊環境，制定五權憲法式之中華民國憲法，毋再貽削足適履之譏，則造福於吾民者大矣！

### （七）關於西南中委北上問題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二十五日杭州民國日報有爲粵中委告一文，國民新聞二十四日二十七日有正告西南當局，再告西南當局兩文，均義正詞嚴，摘錄於後：

#### 一、爲粵桂中委告

粵桂中委，向設西南執行部，又有西南政務委員會，黨務政治，悉所自出。名則尊重中央，實則意見相左。時人疵西南之局面，無異割據之形勢，洵非苛論。歷來中央每有舉措，或發號令，西南陽示接受，陰懷掣肘，蓋已屢見不一矣！自東省淪亡，邊境危急，赤匪狂猖，腹地糜爛。精誠團結之企求，徧於黨內，合力禦侮之呼聲，徧於黨外。粵桂中委歷來文電宣言，亦莫不以此爲職志。然中央疊次催促命駕入京，共謀國是，而粵桂中委安居於西南也如故；中央疊次命令分兵剿共，而粵桂當局出師之遲緩也亦如故。

。月前中央常會議決，舉行全國臨時代表大會，而粵桂中委，又復堅持反對；雖經中央解釋，又復通電全國，固執己見也如故。夫國難嚴重如此，而黨內同志之意見，尙不能團結一致，又何怪政府與人民，更不能上下一心。長此不謀補救，將何異坐待滅亡耶？

夫粵桂中委，卽爲中央之一部份。自國難既作，中委應集居首都，隨時貢獻意見，襄贊黨國大計，本無待言。卽有政見不同，則在此大難當前之際，何事不可忍耐？何事不可諒解？古之當國者，有相忍爲國者矣，今之先進各國，卽在政敵，亦必共息政爭，互相合作。今以黨內領袖，意見參商，粵桂中委，竟爾自行其是，不特減削中央之力量，更足益滋國人之疑慮。是無異以個人主張爲重，而轉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也。今日救國途徑，以抗日剿匪爲兩件大事，粵桂中委於本月十四日通電有云：『今日全國人民公意之表見，祇問對日之抗不抗，對匪之剿不剿。』粵桂中委亦早明知之矣。然則抗日剿匪，必須全體中委迅速入京，必須西南各省迅速出師，奈何不此之圖，而轉責中央之不能盡抗日剿匪之責耶？若夫臨時代表大會之召集，以國難之理由而稍行提前，於情於理，

本無不合。國民大會之召集期間，且有待臨時代表大會之討論，決定興否，尙不可知。奈何必於此時斤斤論議，得無別具用心乎？

## 一一、正告西南當局

西南當局固曾以抗日剿匪號召國人矣，曰，某某師已集中某地，某某軍已待命出發，日日電請纓，日日言動員，然而時逾數月，喧囂一時之西南抗日剿匪消息，竟雲散烟消。噫！所謂西南抗日剿匪者，其不兌現之支票歟？抑另有作用歟？誠令吾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矣。夫西南諸省，國家之領土也；西南諸公，黨國之干城也。憶自遼案發生以來，莫不羣疑滿腹，衆難塞胸，論安言計，動以皇皇電文博國人之稱譽。然而今歲不剿，明年不征，致使暴日縱橫於華北，赤匪坐大於中原，能不令人撫膺長嘆而痛恨於西南當局之徒事宣傳也乎？向使當中央大舉進剿贛匪之際，十九路軍由長汀以攻瑞金江都之右，粵桂軍由贛南而拊其背，以與中央各軍環圍而聚攻之，則赤匪僞都且立破，甯復有縱匪北竄之餘地耶！乃不此之圖，養癰貽患，吾人思之重思之，誠未敢爲西南當局者諒



也。

### 三、再告西南當局

吾思：吾國現在一般所謂『政治家』與『革命家』者，俱缺乏現代真正『政治家』

與『革命家』之風度！一旦失志，卽不惜以一己之私，專事抨擊政府；而自己則站在一旁，儘說風涼話與高調，以取快一時。民族之危亡不顧也，事實之可能與否均不顧也。

此而猶自命爲『政治家』與『革命家』，吾誠不解『政治家』與『革命家』之真諦矣！

平心而論，今日之中國，民族存亡，高於一切政見之上。如歐戰時，英國之聯合內閣，治極左極右各黨於一爐，以應付非常事變；卽目前之日本，民政黨與政友會，亦能犧牲政見，而組織一混合之齋藤內閣，度過彼之所謂『國難』焉。今中國之當前危機，實有超出歐戰時之英國，與目前之日本萬萬者。際此時期，豈有同隸一黨之同志，而永不能精誠合作乎？豈有同屬一黨之領袖，而永有不能接近之政見者乎？卽使有之，亦應爲民族之存亡而犧牲。况今之西南當局，並無若何之新奇政見，昭示於吾人之前；則其

徒唱高調，按兵不動者，究何所謂而然耶！

(八)關於兒童節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四日杭州民國日報有第二屆兒童節一文，頗有所見，摘附於下：須知兒童為民族之兒童，非家庭之兒童，視為私有財產與任意奴役，固屬不當；即盡量愛護而不能得其道，亦非所宜。吾人以兒童為本位之觀點言之，則在生理方面，應適合兒童一切之要求，而特為設備；昔日以成人為中心之辦法，悉當改正；在心理方面，凡兒童好遊戲模仿之心理，當輔助其作正當之發展；往時無謂干涉之舉措，尤宜更易。則兒童發育不良，精神萎靡之現狀，庶乎可免。養成未來健全之分子，積為未來健全之國家，而為全國為父母者今日所當深切自省，引為最大之責任者也。

又同日浙江商報有為第二屆兒童節告全國父母們一文，闡發頗為詳盡，茲附於下：自從一九二五年八月國際兒童幸福促進會在比京布魯塞爾舉行第一次國際大會，定了保護兒童權利五條原則以後，世界各國，莫不注意兒童幸福的增進和保障。所以有兒

童法律，兒童法院，兒童事務局，兒童紀念節，兒童學會，兒童虐待防止會，慈幼團體等等的設施。西哲有言：「十八世紀，是人的世紀，十九世紀，是婦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這就是說：十八世紀是人類解放的時代，十九世紀是婦人解放的時代，二十世紀是兒童解放的時代。這是全世界兒童的曙光，亦即是全人類前途的曙光。

中國政府，自民國二十年五月，准中華慈幼協會之請，規定四月四日爲中國兒童節，並由教育部制定「兒童節紀念辦法」，頒行全國各小學，幼稚園，社會教育機關，遵照辦理。第一屆的兒童節，曾在去年的今天舉行，今天是第二屆的兒童節，是全國四千萬活潑天真的兒童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是中國政府之教育當局，以及成千成萬的父母們最應注意的一天。

國家舉行兒童節紀念，有兩種最大的目的：第一、在兒童方面，爲鼓舞兒童興趣，啓發兒童愛羣，愛國，愛家庭的心理。第二、在社會方面，爲喚醒一般做父母的，做保

姆的，做小學教師的，辦理教育行政的，各各認識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尊重兒童的人格和權利，注意兒童的保健和幸福，以發揚兒童偉大的生命，養成國家未來的健全主人翁。據最近的報章，本屆兒童節，各省市教育機關，慈幼團體等種種祝賀的籌備，的確比去年切實得多，熱鬧得多，這足見他們對於兒童節的注意。可是一般家庭，依舊很冷靜，像煞沒有這件事一樣，足見做父母的人們，還不覺得兒童生命的偉大，地位的重要，以及「生子」，「養子」，「教子」，的不易。茲提出下列幾點，敬告於全國父母們，並以勉勵自己。

(一)大家要知道：兒童紀念節，每年不過四月四日一天，這一天內，各種的祝賀，無非是一種刺戟罷了。最重要的，在於全國做父母者，能了解紀念節的目的，接受各方面的指導，反省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然後天天能注意兒童的權利，年年能增進兒童的幸福。不然，舍本逐末，反賓為主，你想，一年中四月四日一天的兒童享樂，能抵得住其餘三百六十四天的兒童生活嗎？幾個公設的或私立的兒童遊戲場，兒童娛樂場，兒童圖

書館，兒童浴室……等可以滿足大多數兒童的需要嗎？這是希望全國做父母的要認識的第一點。

(二)國人的誤解，往往以爲「生子」是一件極平常的，極自然的事情。男子結了婚以後，經過了相當時日，自然可以生產子女。其實就優生學和民族主義，社會文化的見解，「生子」確是人生一件頂難的義務。父母生子，不但對兒女本身負責任，即對於全民族，全人類，亦要負責任。你看，中國的男女結婚，不是媒妁之言，就是兩性一時的衝動，那個能如西洋一樣，在未結婚以前，男女之間，有交換健康診斷書嗎？中國婦女，在懷孕期間是否個個都注意「保胎」和「胎教」，留心舉止行動，起居飲食，身體清潔嗎？中國的婦女，在生產前後，是否個個都注意「保產」留心產婆的選擇，床褥的清潔，用具和臍帶的消毒嗎？我們中國人，因爲看輕了「生子」，所以容易「殺子」。幼兒死亡率的增加，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此。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所以我希望一般識字的父母，多讀幾本關於生產的常識書籍，希望不識字的父母，多多請教於小兒醫生或

產婆。

(三)「生子」果難，而「養子」亦難，尤其是嬰孩。如哺乳，斷乳，種痘等的注意；如痢疾，便秘，嘔吐病等的治療；如眼病，耳病，皮膚病等的預防；如睡眠，步行，站立，懷抱等的衛生；如日光浴，空氣浴，溫水浴等的實行……在在均要合理的方法。稍有不慎，即容易使兒童身體變壞。所以馬虎的父母，固不能養子，而一味溺愛的，亦不算好的父母。我希望受過教育的父母們，摩登化的父母們，第一不要把兒女養育的責任，完全假手他人。第二要抽些打麻雀，看電影以及游山玩水，粉白黛綠的時間，看幾本關於幼稚教育，育嬰常識的書籍，做一些關於養育兒女的事情，更希望一般不識字的父母們，時常模倣人家養育兒女的方法，接受社會上慈幼團體及醫師團體的指導。

(四)生子難，養子亦難，教子更難。因為兒童不是我的私有品，是將來社會的主人翁，所以不得不好好教育他。因為兒童有兒童的心理和生理，所以不得不好好教育他。知道兒童教育的重要，在中國最顯著的，算是孟母。在西洋有許多教育家曾經說過。畢

克托說：『成人生活中許多的失敗，都由於兒童時缺乏表現和發展的機會』。亞利斯多德說：「要完成人類良好的習慣，不可不從幼小時代做起。」，最近蘇俄的「生路」影片，開場就說：「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孩子，就是新社會建設的破壞者。」，可見兒童的教育，無論爲兒童本身，爲民族生命，爲社會文化，沒有不重要的。教育應以被教育者爲本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兒童的身體比例，骨骼構造，血液運行，腸胃消化等等，都和成人不同，所以坐的棹椅，穿的衣服，吃的東西，都要以兒童爲本位，不能當他做未成人看待，使他勉強適合於大人一樣的生活。又兒童的本性，是好問的，好動的，好模倣的，好交際的，好創造的……所以做父母的：第一要替他們布置良好的環境，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第二要隨時隨地，以身作則，使他們所見所聞，都可以養成優良的習慣。這兩種生理的和心理的教養，是很重要的。如果背道而行，卽足以殘害兒童。說也痛心，中國在許多做父母的人，往往自己打麻雀的時間有，而教子的時間，反而沒有。自己做西裝，吃大菜，看影戲，玩跳舞廳的錢有，而買給兒童的玩具及圖書的錢反

而沒有。更有些智識階級的人，或喜文學，或偏理科，或好藝術，可是對於兒童教育，家庭教育的書籍，反而漠不關心。社會上又有窮於生計的父母們，因為自己被飢寒交迫，有時虐待兒童，有時販賣兒童，甚至有時殘殺兒童，教育更不必言。諸如此類的事實，都是中國做父母的罪過，我們在此盛大的兒童紀念節，應該如何懺悔。

(五)中日兩國，勢不兩立，所以今後抗日教育，是中國全民教育的中心。各級學校及民衆教育機關，自然要努力實行。可是我們以為範圍最普遍，力量最大的，莫如家庭教育。我們祇曉得罵日本侵略我國，是現在日本軍閥的窮兵黷武，不知所謂『日本生命線』，『到滿蒙去』的一貫方策，在明治維新以來，早已普及於日本人的家庭。所以中國今日的失敗，不敗於日本軍閥，而敗於日本家庭教育。哀莫大於心死，三戶亦足以亡秦。假使全中國的父母，個個能臥薪嘗膽，存着爲民族復仇的決心，繼續力行抗日教育於家庭之間，我想不出十年或二十年，則全國四千三百萬的大有爲兒童，個個都變爲報仇雪恥的健兒。他們的血肉，他們的靈魂，可以震動三島，可以撲滅倭奴；以此克敵，



何敵不摧，以此雪恥，何恥不雪？如果不信，請看古代歐州的羅馬和斯巴達。羅馬和斯巴達的興盛，興於家庭教育，其亡也，亦亡於家庭教育的不注意，史實昭昭，誰能否認。實際此盛大的中國兒童紀念節，回首山河，不能不希望全國的父母們，放大眼光，下一個決心，一致來實行抗日教育，替民族謀條真正的出路。話已說完了，最後爲全國四千萬的兒童祝福！同日爲未來中華民族祝福！

### （九）關於童子軍大檢閱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只杭州民國日報四月五日有全省童軍大檢閱一文，茲摘錄於下：

論大檢閱之舉，所以檢查過去之成績，策勵未來之進步，涵義至深。然檢閱所得之結果，但爲課程之技術方面，而精神之實質方面如何，則不易考察焉。童軍課程之優長，固亦待於訓練之有素，童軍精神之發揮，尤非有長時期之誘導不爲功。現在各校童軍，課程優長者，尙不缺乏，而能發揮精神，克盡責任者，實不多觀。中國童子軍之誓詞，凡三項，凡各校童軍，果能確守規律終身奉行之乎？凡各校童軍教練，亦嘗盡其誘導訓

育之能事乎？則現在所當各自反省，亦將來所當努力之基點也。

(十)關於時代病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浙江商報二十七日有杭州目下之時代病一文，諷世砭俗，在國難期間予一般好嬉遊者一劑清涼散，亦未始非當頭一棒喝也。錄於下：

西湖風景，天下馳名，吾杭市府，竭力經營，加以人工點綴，使成爲中國之瑞士。故每當春秋佳日，士女如雲，遊人如鯽，莫不沉醉於六橋三竺間，幾忘世界之焚亂，國事之垂危，豈非世外桃源，令人仰慕不止耶！然而世風不古，有殺人自殺之兩大事件，常發生於西子湖濱，最足以玷污西湖，使西子蒙不潔之名。

癡男怨女，或因愛情受家庭之牽制，或因愛情中間發生障故，愛西湖之高潔明秀，往往不遠千里，或單身獨自，或情侶雙雙，在西湖作數日之盤桓憑弔，而自殺於西子之旁；兼亦有因滬杭交通之便，受着經濟絕大之壓迫，而輕生於西子湖邊，欲死後飽嘗西湖之風景，以爲生不如死者，是最足爲西湖損色也。

游蹤所至，珠履躡躑，華豪競逐，鬪艷爭奇，奢靡之風，日新月異，而一般專事消費，不知生產之太太小姐，將所有之金飾鑽戒，盡裝點於綺羅錦繡之身，非特招游蜂浪蝶之垂涎，且足使一般挺而走險者，頓長其盜心，起其劫掠殺人之事。日昨上海少婦駱王氏之在三潭印月遊人熱鬧之區，被匪徒譚景軒盜劫金鐲，慘死非命，不過是其一例。盜匪原屬死有餘辜，而婦女之爲裝飾品以犧牲自己寶貴之生命，亦殊太不值得也。

吾浙政府，對於懲治盜匪，素屬雷厲風行，且有盜必獲，有案必破，昨駱王氏一役，其匪徒譚景軒，既當場就獲，復即日在大庭廣衆之中，執行大辟之罪，不但可以使聞者心戒，兼亦可大快人心。

不過自歐化東漸，西洋物質文明，輸入吾國，其優良方面，吾人乃十難仿其一二，其不良方面，可是已深入人心，幾有不可自拔者。社會問題之複雜，心理問題之頹喪，大有可爲學者研究之價值；爲情而自殺，爲窮而自殺，爲裝飾而自殺，爲盜劫而自殺，人命鴻毛，輕生如此，吾不得不望一般關心社會學者，討論一種具體的方案，作移風易

俗之南針，使日後西子湖濱，再不發生此種不景氣之現象，而令西子不潔，成爲非一片乾淨土也。

### (十一) 關於改良蠶種風潮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省會報紙，只杭州民國日報，國民新聞，及浙江商報有所討論。民國日報七日所載來論，對於政府稍有微詞，然所言亦殊成理；八日社論，對政府似有同情，然亦自有理由。國民新聞九日社評蠶農暴動之另一面，則更進一步，言及其致此之因，而請政府亟圖補救。至浙江商報九日社論『取締土製蠶種肇事』一文，則對政府責備甚嚴。各文均能言之成理，全附於下，以見關於此問題之真象焉。

#### 一、改良餘杭土蠶種請注意一個嚴重問題

土蠶種應得改良，誰都知道；改良土蠶種的種種方法，都有書籍講義做藍本，也毋庸討論。然而要改良餘杭的土蠶種，有一件事是沒有寫在藍本上的，那就是「蠶種發賣」問題。因爲既然是改良土蠶種而不是「淘汰」製土蠶種的農民，那就不得不顧到數萬

育蠶製種的農民的生計。要顧到他們的生計，就要使他們拿資本心血勞力所換得的數十萬張蠶種賣出才是。

不曉得情形的，以為今年的蠶種要明年用，售賣的時間有一年，儘可慢慢的發賣。其實不然！蠶種是一種奇怪的買賣；餘杭的數十萬張土蠶種，是同一個價格而在同一天裏賣完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出賣蠶種的並不是真正的育蠶製種的農民，農民把蠶種製就（土語對育蠶製種的農民叫做「後門」）之後，把蠶種都去交給當地的蠶種僱客（土語叫作「前門」），蠶種僱客再批給各路的蠶種販子，這中間的關係，是「前門」對「後門」負經濟責任；「後門」給「前門」若干佣金——雖然也有農民直接和各路蠶種販子發生關係；以及前年起還有些育蠶農組織了合作社，跳出「前門」的門檻，然而這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數的育蠶農民，還是要受「前門」直接支配。

各路的蠶種販子，是不約而同齊夥見到餘杭的，大約餘杭的蠶況比較別地早些，別

地的蠶況正當上簇的當口，餘杭的蠶況已經大批配娥生子，在這時候，就規定了一個發賣蠶種的日期，這個日期，餘杭土名叫「發包」。

「發包」非特規定日期，還規定時刻。譬如說：規定四月十五晨二時爲「發包」時間，那末在二時前，誰都不許私自買賣蠶種；私自買賣，一經查出，要處以嚴重的懲罰。在「發包」的前三四小時，各地的蠶民就把剛剛製就的蠶種，趕着送到「前門」家裏，「前門」便預先支配停當，等待發包的時刻一到，才開始把蠶種批給各路販子，各路販子預先雇好了汽車，並且和滬杭甬路局定好了幾輛客車，蠶種拿到，他們便像趕「救火」一般地趕回各地各處，到了各地各處，立即送到育蠶的人家，你五張三張，他一張半張，不到兩日，所有的蠶種已經送完，——餘剩的固然也有，但是餘剩的就賣不起價。餘杭的蠶種如果遲一點，新昌蕭山的蠶種就搶上先：先搶的既賣好價又容易銷，落後的非但得減價而且還不容易賣。

因爲這樣，販子催前門，前門催後門，後門使用火烘蠶；用火烘蠶，蠶就趕緊吃葉

，趕緊上簇，做繭，變蛾，生子，大家逼着要快，逼着要趕「發包貨」，趕到「發包貨」才可賣錢，才可維持一年的生計。

「發包」這一天內賣出的名爲「發包貨」，「發包貨」是有一定的價格的：遲了一天，就變爲「頂包貨」，「頂包貨」的價鈔，每張比發包貨要低大洋四角；遲了二天，就變爲「送包貨」，送包貨就沒有真價鈔了，比「發包貨」每張低一元也說不定；遲了三五天，簡直不值錢。

在這種情形下，每個農人所製的蠶種，幾乎一等蠶蛾生了子，就急急忙忙送去賣，——自「製就蠶種」到「送包發賣」，前後不足幾小時，在這幾小時之內，你要把六七十萬張蠶種細細的檢查是辦不到的！

這個嚴種問題的起因，祇是一種迷信——各地育蠶農民要把明年用的蠶種今年就買好，並且愈買得早愈好的迷信。但這迷信已成習慣，非一時片刻可以糾正過來！你如果單把餘杭的蠶種檢查，餘杭的蠶種就不能和別地方的蠶種競爭；餘杭靠育蠶製種維持生

計的數萬農民就祇有死路一條。

我雖不是餘杭人，但是我在餘杭住得很久，爲這蠶種問題，我曾經費過不少的心思和精力，雖然很慚愧的沒有成績做出來，然而我可以代替餘杭的農民說一句話：

『餘杭育蠶製種的農民，並不反對政府來施以改良，但是先決條件，要政府當軸者把全省各處的「發售蠶種的日期」有一個一律的規定，規定了那月那日爲發售蠶種的開始日子；在這日子以前，任何地方不得擅自發售。全省各地的發售日期既經一律了之後，就不必再爭先恐後的競爭，餘杭的農民自然而然也願意依照了政府的指導，逐步改良；也願意把蠶種慢慢地受檢查了。否則，不是改良蠶種，是絕數萬農民生路！』

這一個嚴重的實際問題，不是蠶學專家在實驗場裏驗得出來；也不是上級政府在公文上面看得出來，然而確是餘杭數萬農民生死所關。

## 二、改良蠶絲與農民騷動

連日各地蠶農騷動，且有蔓延之勢。初則蕭山農民反對改良種，而搗毀學校鄉鎮公



所及住宅等；繼則餘杭農民反對取締土種，焚燬私立製種場，土種取締所，並與縣府基幹隊衝突，發生命案；甚至搗毀木行繭行及住宅。最近則有臨安西鄉農民羣起效尤，亦將私立製種場，搗毀一空。此種舉動，實爲吾人所不取。蓋卽政府政策有不妥時，亦應出之以正當手段。况此次蕭餘臨三縣農民，所反對者爲改良種，與學校鄉鎮公所，本無關係，何能擅自焚燒或搗毀？最可怪者，開辦有年製造優良蠶種之製種場，及曾來杭參加蠶種會議代表之住宅，均遭波及！雖基幹隊不能辭處置失當之咎，然其逾越軌範，雖百喙亦莫能辯。

本省建設當局，鑒於年來吾省蠶絲衰落，甚至育蠶之農，憤而鋤桑，製絲之廠，冷突無烟，販綢之商，存貨山積，影響農村經濟，至鉅且大！是以設法改良，尤注重於製種技術方面。如去歲紹蕭間之南沙，設立改良蠶桑模範區，小試其端。不料今歲正擬擴廣之際，不爲蠶農所諒解，相繼反對，竟至引起騷動，可謂國難聲中不幸之事。

考此次事變，如出一轍，固有少數好亂性成之流，從中煽惑；農民無識，隨聲附和

。惟其中原因頗多，一由於經營蠶種業者之投機，祇圖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如餘杭售種之惡習，積重難返，視改良種爲洋種，不問品種如何優良，一概拒之。一由於農民經濟困難，雖明知合理，亦無法改良。如去歲蕭山農民初因無力購買改良種，而願育土種。總之，墨守陳法，故步自封，可斷言也。而蠶絲業爲整個之事業，栽桑育蠶製種繅絲，及絲繭販賣諸端，均有連帶關係，其利益須在整個中求之。且又爲國際貿易之一，其價格操於海外市場。今若輩不明斯理而反拒政府之提倡，可憫亦復可痛！

雖然，農村教育之幼稚，農村經濟之破產，蠶農之不敢嘗試者，恐遭失敗耳，恐失敗後並苟延殘喘之機會而無之，故甯育土種也。此次建設當局決心改良，在蠶絲業如此衰落狀況之下，不能謂之操切。惟吾人所欲言者，蠶農守舊觀念之深，無以復加。如餘杭一至蠶事，鄰里水火不相借，餘杭四月詩云：「幾家蠶事動，寂寞晝門關。」迄今猶然。故欲謀蠶桑之改良，除力求農村教育之推進以相輔助外，首須發展農村經濟。如蠶農資本問題，應先求解決。最好莫如無價發種，或俟收成後償還種價。次設立改良蠶桑

模範區，必先就教育較爲發達，地方自治較有基礎之一二鄉，設區飼育改良種，以示模範；尤應注意飼育方法，以免失敗。否則，設有失敗，則不但不能堅蠶農對改良種之信仰，且反輕視而從此不信任矣。聞昔實業廳時代，曾在餘杭分發改良種數百張，託由縣政府轉發蠶農領育，但因飼育不得其法，收成反不及土種十分之七。彼狃於舊習之徒，對於土種之迷信更深。且改良種與土種性質不同，飼育尤須注意。若以土種之法飼改良種，難免不遭失敗。又次爲蠶種發售問題，以餘杭而論，誠如昨日日本報來論所述，爲一嚴重問題。惟中有「前年起還有些育蠶農組織了合作社，跳出「前門」的門檻，然而這是很少很少的，」可見售種問題，未始不能改良，其方式僅可以販賣合作出之，否則，雖因發包之日期有定，非提前不可。然提前催青，高溫飼育，粗製濫造，品種低落，其流弊所止，勢將產量減退，自然淘汰，此實餘杭蠶農所急應猛省者也。

凡百事業，初創時阻力必大，去年南沙之蠶桑模範區，據建廳報告，設立之初，反對者蜚語流言，不可響邇，迨開始工作，又復節節爲梗，陰施破壞。然卒能排除困難，

籍收改良之效。吾人以爲此次三縣蠶農暴行，除爲首暴徒應予嚴厲制裁外，其餘無知農民，一概免予置議；所有作良工作，仍應積極進行。蓋此非一二縣之改良蠶絲問題，實與全省全國蠶絲地位大有關係也。

### 三、蠶農暴動之另一面

近日蕭山餘杭臨安各縣農民爲反對改良蠶種而先後暴動，聚衆焚燬製種場，包圍縣政府，種種逾越常軌之事，不絕於連日之報端。自其大體觀之，純由農民無知愚昧，以爲取締土種不啻絕其生機，故當糾衆暴動之際，此數千百農民固自甘蹈刑章，抱拚命之決心而不恤。省政府前日決議，爲詢此輩之請，對於改良蠶種，取締土製，決暫緩施行，另謀因勢利導之策，以期推行無阻，此意可謂極善。

惟據昨晚臨安電訊：該縣農民昨日復起暴動，中有共黨指揮，縣長迫不得已，乃令保安隊開槍，然農民二次暴動恐終不免。由臨安以察餘蕭諸縣，情勢當復相同。夫政府所最要者，厥惟「親民」，以現代常語言之，則爲「接近民衆」。欲「接近民衆」，必

先使政府與民衆之間無第三者阻撓破壞與離間之機會，一旦有之，則政府當盡全責以謀補救。蓋民衆愚昧者多，不能任咎也。故以蠶農暴動之事論，政府方面既欲因勢利導，根本辦法宜普及農村生產教育，以杜共產黨無孔不入之毒計。若俟其已暴動，然後開槍以彈壓之，雖云迫不獲已，將益爲共產黨造機會，其不免於二次三次之暴動，固無待論矣。賢明之省當局，暫緩取締土種之後，對此盍熟計之乎？！

#### 四、取締土製蠶種肇事

此次建設廳因土製蠶種，有影響產絲方面，毅然通令取締，強迫飼育改良種，原其動機，爲謀蠶業之進步，以利國際貿易，平情而論，亦難以非議。

雖然，所貴爲任官處事者，以其能爲民衆謀福利也，非爲離開民衆而任一己之獨行，以使羣衆受無窮之痛苦，此無論民主國帝制國，其前提之認識一也。故古人學優則仕；何也？蓋其於社會之現象，與羣衆之意義，已有透切之體驗，然後出而居領導之地位；雖不能處置事事裕如，要其無逆於輿情，亦所必然也。

夫吾非亦不知土製蠶種之急宜改良，然須知必先以改良種徐徐灌輸鄉間，使一般鄉農印象間知改良種之優良於土種，使之覺悟非自動的改用改良種不可；於此時也，政府順水撐舟，迎流入港，則其改良之政策成功矣。今不此之圖，於羣衆未知改良種之有幾許成績上之程度時也，絕不開導宣傳，一味硬作，奪其固有之利益，致釀成地方上不幸之事件。建設當局之處事不當，吾人雖欲恕之而不能也。

夫年來出口絲之減退，致出口率上大受影響，是雖爲蠶種之未改良，然此爲一小部分之原因，而大部分癥結，猶歸之於時局之不靖，及農村之破產，流離失所，無可爲家。且當局既知絲業之減退，當於大處着想。浙西爲育蠶之區，畢竟改良還易，浙東爲蠶事不普及之處，建設當局，何不一思推廣乎？目光只注視身旁，而不放射遠處，仰何近視之甚哉！

蠶絲爲浙省之基本工業，從事改良，此當務之急也。然物有本末，事有先後，吾人以爲今日言推廣蠶業，當向浙東各縣提倡栽桑養蠶入手。同時以其餘力，從事於浙西之

改良。凡導民之術，要知其方，苟有利可圖，民之傾向，未有不翕然者。不然，如此次之債事，利未見，而害已形矣。

當局須知此次之肇事，爲官方處事操切所釀成，平民知於其生計有關，而官方全不體恤，不得已出而反響，純出於熱情之自保，並非有何目的上之作用。蚩蚩之氓，宜往事不咎，而地方行政長官，尤宜顧念民瘼，勿過事誅求，以維民命。須知新政之推行，欲速則不達，凡事皆豫爲計算，便少有過失矣。

## 第二 杭嘉湖區輿論概況

### (一) 關於抗日剿匪之評議

四月三日嘉區民國日報社論「唯有堅毅抵抗一

途」，略謂：『今次芳澤來華，維宣言不負任何使命，但以其言詞之荒謬，及芳澤來帶有使命之東京電訊，足證其別有目的。自中日間情勢日益嚴重以來，日人用心險惡，已爲國人洞悉。在此民族存亡之緊要關鍵，唯有堅毅抵抗一途，始爲自救自興之唯一出路。』同日嘉興商報社評「全力對日」，亦謂：『此次非抗禦暴日而戰，實爲中國民族存

亡之戰，應萬衆一心，共赴國難』。四月十日嘉區民國日報來論「如何解決東北問題」，略謂：『東北問題實質上是世界的大問題，解決之途徑，應從外面而利用國際形勢，內則上下一致決心收復失地，其外交上之策略，則在聯美聯俄，內政上之整頓，則在一、實現國防政府，以爲宣戰之準備；二、組織強有力民意機關，以博採衆見，且爲外交後盾，願國人共勉之。』四月十三日嘉興商報社論「抗日剿共應相輔並重」謂：『暴日侵略於外，赤匪猖獗於內，現在國家救亡大計，應內外兼顧，雙管齊下，集全國一致之力以赴之。』四月七日湖州新潮聲報社論「赤匪不滅國亡無日」，略謂：『赤匪於過去數月間，已漸告救平，乃以暴日侵凌，華北緊急，復行猖獗，夫安內然後能攘外，剿匪即所以安內，赤匪不滅，國家將至於不可拯救之域，剿匪將士，應忠勇效命，挽國運於絕境。』十五日又論「如何安內」，亦謂赤匪爲顛覆國本之腹患，故剿匪自屬安內之第一要着。匪能消滅，而後社會秩序可以安定，人民元氣可以復甦。故今後國難能否擺脫，抗日有無把握，即將由剿匪之成功如何以下之云。



(二)關於華北軍事之評論 四月九日新湖聲報社論「灤東之戰」略謂：

「日軍現變更軍事策略，停止長城各口之襲擊，目標轉向灤東，以期牽制我長城各口之軍力，橫截我輸援熱河之步隊，一致而席捲我黃河以北各地。是灤東之戰，乃握抗日軍事之關鍵，決成敗利鈍之要着，應決死抵抗。」念一日嘉區民國日報社論「日圖劃平津爲緩衝，」謂消息傳來，日外務省承奉軍部意志，通令駐外使領，向各國及駐華外國官民宣傳，將平津一帶，劃爲緩衝區，由國際共同管理。此乃日本之烟幕彈，實則日人礙於華北形勢嚴重，遽使列國對權利上之憂慮，或引起不利反響，致侵華整個計劃，有所打擊。是以倡言劃平津爲緩衝區，以誘惑外人；並積極向蘇俄挑釁，以博取歐美之歡心，藉獲其諒解日本已往及未來在華之暴行。且日前日本流露希望灤河以西，長城以南，黃河以北，勿再駐紮抗日軍隊，以保和平，此不啻已指定上述區域爲彼侵佔之下一步驟，所謂衝緩者，直亦無異爲彼進佔平津之暗示也。此項詭計，國人應注意！

二十四日復論「平津局勢」略謂灤河戰事沉寂，日人是否仍在圖謀平津，華北果能

暫時無事，頗值得研究。夫日本秉其大陸政策，積極侵略中國，盡人能知，長城各口既經得手，攻平津，正如探囊取物之易易，未稍待時日耳。廿三日平電稱關會軍參謀長小磯急飛東京，密商進窺平津吞滅華北計劃。其整個滅亡中國，且深在日人心目，何怪乎小磯飛東京商密計而進窺平津——以故平津之厄運，勢必遭遇；吾人毋因華北局面可以暫時無事而樂觀，毋為日陸軍省宣稱停戰而受愚，尤不應希望假手他人以制日！

### (二) 關於西南出兵問題之評論 四月二日嘉區民國日報星期雜評「西南

出兵，」略謂：『西南出兵電傳久矣。昨又電報載，蔣委員長電粵速出師一節，可見甚囂塵上之西南軍隊，尙未動員北上。國危時急，千鈞一髮，俗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朝，此正其時耳。諸軍事首領，為國効勞，為民盡責，望勿失此時機，否則亦將同亡於暴徒之鐵蹄下矣。』

三日新湖聲報社論「全國輿論應制裁西南」，謂：『西南自甘墮入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之政策中，為虎作倀，別立門戶，不惜步武封建軍閥之覆轍，破壞統一，背棄中央

，過去種種，毋庸論述，即以最近甚囂塵上之出兵抗日漸成泡影一事，蓋已足使吾人予以不可原恕之譴責矣。時至今日，苟非精誠團結，抗敵禦侮，則四四萬人無一能逃中華民族史上之罪人也！西南爲中國之一部，軍旅爲中央之軍旅，丁茲東北四省盡陷，華北軍事警耗頻傳之際，敵乃協以謀我，我乃一部抵抗，一部坐視，儼同秦越，各自爲謀。如此救國，國寧不亡？總之，西南空喊出兵，而按兵不動，袖手坐視國土之淪亡，實難逃全國輿論之責難。

#### （四）救濟蠶絲業問題之評議

四月九日嘉區民國日報社論「縣農會對救濟

蠶繭之兩要案，」略謂：「嘉興縣農會第三次理事會議討論案件，係側重於蠶繭之救濟問題，如呈請縣府從速設灶代烘，及建議廢除桑葉捐是。惟關於設灶代烘方面，大可利用生產合作社以扶助之，政府藉以救濟蠶戶於暫時，並能倡組生產合作社而謀利農村於較久，兩益並收，幸早籌劃及此！關於廢除桑葉捐方面，款數微小，跡近苛細。而初意係改良蠶桑，茲反摧殘蠶桑，其誰願之。乃者該農會仍顧及建費，不敢單獨主張，案成

建議，其從令飲痛，已溢於言表，吾政府當能關心民瘼，毅然廢除，以扶助蠶業。

十六日嘉興商報社論「整頓葉市惡習慣」，略謂：「桑葉爲飼蠶最多成分之成本，亦即蠶業經濟之最大關鍵，凡使購食蠶桑。遭遇不經濟與不正當之惡習，應及今禁革，庶以減少蠶家之損害，減輕不應有之負擔，即所以增加其收益，調查此間葉市不良之習慣：

(一)抬船頭，即葉行指定之交葉人，無葉交付，而使買葉人駛往剪葉之船隻，仍然空歸耳。(二)剋斤兩，甚有交葉一擔，僅重三分之二。又雜以小幹瘦條，並無葉分者，凡此惡習，皆用詐術而損害公衆及農邨經濟，今之農邨，今之農邨蠶業，千鈞一髮，斷不可稍有侵害，况關成本最鉅之葉市惡習，豈可膜視而不整頓。於今不急整頓，更待何日。

二十四日新湖聲報社論「改良蠶桑」，略謂：「本縣與蠶桑，有密切之關係，而鄉人與蠶桑之相依爲命，又爲不容諱言之事實，一年之衣食，賴於此，一年之苦樂，發乎此，如本縣治安上，亦視蠶桑茂盛與否爲歸。則本縣之舊法種飼蠶桑，殊有及早指導改良之必要，夫以本縣土地氣候之適於蠶桑，已邀地理上特有之幸。果能競競求飼育種植

以及繅絲之改良。其出品之精良無上，誠意中事，恢復世界上絲產之第一位，亦一舉可得，值茲蠶事行將開始之際，希邑人注意之，政府當局，尤應先期派員指導，以求進步。

(五)關於改良蠶種與農民騷動事件之評論 四月八日嘉區民國日報社

論「改良蠶種與農民騷動」，略謂：「改良蠶種取締土製，固然需要。不過在進行步驟上，大有從詳計劃之必要，現在我們對於當局這種手段，實有幾處可作商討的地方：在此蠶種已經發育的時期，突然加以取締，在時間上實有『臨渴掘井』之弊，此其一，農民墨守舊法，欲設法改良，必需將其中利益預先精細說明，使其明瞭新種之利益，引起信仰，最好由政府預先試驗給民衆看，於此不但不要被動的取締，甚且會自動的效法起來，今據報載，臨安縣居然派基幹隊下鄉以武力搜禁，在方法上，不免有些失當，此其二，農民聚集請願，政府雖然要用實力來維持秩序，但不應以武力強硬壓制，更不宜放槍傷人，政府負責長官，理該鎮靜的採用應付的方法，庶免釀成暴行慘禍，這在事發時

是要顧慮到的。此其三。

我們不能苛責政府的失策，積極改良蠶業，以期挽救農村的貧困，我們很感謝當局的服務社會之努力，如今事既已發，唯願有善後的處置才好。

十二日嘉興商報社論「推行改良蠶種」，亦謂：「改良蠶種，經農部辦育者之經驗結果，有兩優異點：（一）食葉量比較增多。（二）繭質量比較增重，且改良種之繭價。有特殊之保障，比較他繭提高，因此三點之特異，足使農部間（一）增加蠶桑之產量。（二）增加蠶繭之產額。（三）增益農部貨幣之收額，在此際農部經濟瀕於潰崩，而推行改良蠶種，是與救濟農部顯有相當效益，然推行現狀，不僅推行不獲盡利，且在蕭條諸縣突生極度之騷動，默究病根，在製種場以營利為前提及手段之誤用故也，倘求改良蠶種之推行盡利，並以救濟農部為責職者，則首在不圖營利，不謀獨利。」

（六）農民資本問題之評論 四月一日嘉興商報社論「農事前途之隱憂」，略謂：「節屆清明，氣候日暖，農民播穀養蠶時期，瞬息接續將至矣，然吾人試一回顧

現在農村經濟破產之狀況，實不勝憂愁焦急而恨乏救濟之方法，蓋播穀養蠶，雖皆係農民最大之生產事業，顧種田育蠶，皆不能不下相當之資本。苟無的款，從何着手？當斯社會經濟咸在窮困踴蹶之際，此項農事資本，將從何處籌措耶？農家窮困情形，直達室如懸磬家徒四壁之慘象，在此現狀之下。試問尙何能力，以籌措養蠶種田之資本？政府而卽謀救濟，恐亦無多公款，遍惠此衆多之貧農，如因力之不逮，而任其自然，則本年農事前途，尙堪設想耶？更進者，本縣一切社會經濟之來源，全惟農村生產是賴。今日農民之力量，對於生產事業之資本，既尙乏籌措方法，則安問來日之收成。設不幸本年蠶事田事，果同陷於荒蕪之中，恐將來商市金融，國賦收入，俱將遭受極大之影響矣。

二日復論「救農」，謂：『農事之隱憂，不在此刻，仍在收成以後之市況，倘絲繭米穀之售價，仍如去年繭汎米汎，則農邨經濟，益難救濟。當前之難題，仍在：（一）如何提高繭價，（二）如何提高米價，此非鄉邨自身可以解決者，尤須都市方面預爲注意而

解決之。歸宿於救濟農邨辦法：（一）在銀行家能否覺悟投資市場之危險，與鞏固農邨基礎之必要。不然，市場將受農邨之影響，而將見陸續之破產，銀行事業亦將連帶失敗，整個社會經濟，無可支持。（二）內憂外患之今日，政府不努力以權能提高米價至相當程度，則農邨不安定，民生不解決，攘外之謀，亦無效益。救濟農事之重要，在乎根本，尤在上述兩端。

三十日新湖聲報社論「放款貧農之略見」，略謂：「救濟農村，爲有力量之人所應盡之義務，當局更應周詳籌劃，以圖挽救，本縣戴縣長能鑒及於此，而借得大宗款項，充農民從事生產之用。則放款辦法及如何保證償還，自當審慎籌擬，吾人不敏，愿略貢蕘芻。一、各區需用借款數量應，切實調查。二、放款之目標，爲貧農，而非口頭上之貧農也。三、吾人既放款貧農，當知貧農除田地外，別無可擔保，飭立筆據，以憑後來無力償還，情宜緩期完欠，爲惟一辦法耳。四、各鄉每貧戶借款數量，其限度當能使從事一家生產之用。五、放款之利息，應不出四厘。吾人略以上五端，先作愚見，且近



來蠶事行將開始，「借蠶本」尤爲目前貧農惟一之急求，而本縣全年所賴，亦惟蠶事耳。應趕速放款，則蠶事有望，貧農有被澤，農村繁榮，庶幾可期也。

### (七)關於國際大事之評論

四月十一日新湖聲報社論「日俄衝突」，略謂

：「日俄風雲，至近日頓展奇觀，勃呈前所來有之緊張，可知兩國衝突，在過去儲積中，至今日有爆發之可能。

夫日本所忌，不在英法，而在美俄；惟自美國羅斯福登台以後，其不欲與日爲難，實已予我國以暗示，則日本惟一之對頭，厥惟俄國耳。俄國地連東北，無異異門外之狼，左右牽制，使日本對僞國發展中，受無窮之阻碍，故日本心目中所謂難安者，俄國，必欲去之而快後者，亦惟俄國。雖然，日俄衝突，雖趨尖銳化，即目前雖然平靜，亦稍安片時，不久將來，兩雄終難並存。所苦者，我國處於兩者之間，如何籌劃應付，當局之精神志願如何，迄今仍不可知耳。

十三日平湖商報時評「日俄之戰迫在眉睫」，略謂：日俄間之糾紛，觀於連日報章

所載，日既態度強硬，俄亦不爲少屈，結果必出之以戰，既戰之後，實予我國以莫大機會，深願國人未雨綢繆，一致起來，盡力援助政府，復失地，滌國恥，期在斯乎。

又二十三日新湖聲報社論「華府會議與我國關係」，略謂：『美國在華盛頓召集之世界經濟會議，其性質在表面視之，似與昔日發起之九國公約華盛頓會議截然不同，然考其實際，則重要性正復相等，而我國於此會之關係，較任何會議尤覺密切，何哉，以經濟不能安定，則世界即無和平可言，然欲求穩固世界經濟之基礎，非先爲各國在遠東之市場，謀一安定之策不可，故此華府會議之召集，在歐洲之次等國尙有未被邀請者，乃對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反在被邀之列，則此會意義，決非單純之經濟問題可知此次會議關於各國之本身經濟問題，甚深且鉅，不謀根本解決，直虛此一會而已，然欲澈底追尋，則命脈系之遠東市場，而中國之安全，亦決不能脫離東北，故華會雖非爲裁制日本而集，然其結果，非歸入此途不可。』

二十五日嘉區民國日報論「華府會議與中國」，亦謂：吾之所希望於會議者，第一

能建立一合理之經濟基礎，以限制各國之經濟自由膨脹，否則經濟問題終於無法解決，關稅壁壘無以除去，軍縮戰債無形等於落空，以致資本主義向之矛盾更甚。

其次，中國爲世界之市場，故欲世界經濟得一完滿之解決，不得不使中國領土完整，非以國際之力量促進中國市場購買之普遍與增進不爲功。換言之，此次華府會之參加國家，應先注意，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之破壞國家，予以有效方法之裁制，以謀世界經濟繁榮之先決條件，如此中國才能談得到經濟之問題應如何解決，資本主義之矛盾已到最後之一幕矣！而謀解決之方法亦在此一幕矣！中國站在矛盾之漩渦中，宜何所善用也。

(八)關於國民大會及憲法問題之評論 四月五日嘉區民國日報社論「召

開國民大會前」，略謂：「國民大會之舉行，爲訓政告終憲政萌芽之序幕，易詞言之，卽結束黨治實現民治之新時機；其關係我國社會一切及今後生存發展之重要，當不言可知之，茲於是關係中華國族興亡至要至巨之國民大會未召開前，有數點應請國人及當局

注意者：今日國內訓政，雖已至最後階段，然歷年各省共匪猖獗，民困已極，且外受世界經濟恐慌之影響，暴日之侵凌，致吾訓政期中之百業，未能按計推進，即予民治準備之地方自治，亦難健全立基，至於國民教育，尤僅差之毫厘而已。而各地反動份子，土劣豪紳之潛伏，其殘勢亦未根本剷除。觀此，一旦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開始，國民既難從容應付，而反動者亦不免乘機活動，其影響整個國民大會之利害甚為密切。此國民大會組織分子之產生，應請當局詳加注意也。

次則，國民大會中將討論之問題，顯必屬於憲政，救國及一切事關民族存亡之生產教育之類，是項議題之能否救亡興業，當非空洞式之決議案所能為，乃須視其能否實現為轉移，洋洋乎大觀之議案，已往已多聞見，奈僅限於紙上談兵，終未見行諸事實，當此國民大會未開之前，對將來該會之提案應請各界縝密計劃，必須以是否適應社會需要，能否全部實現為前提而提議之，始有收效之希望，此望國人暨當局注意者又一也。

四日嘉興商報社論「人民對憲法應有之認識」，略謂：『憲法草案不日可擬就，且

將提早召開國民大會，我人聞訊之餘，莫不額手相慶，今者正人民表現公意之時也。故冀我國人將昔日所感之苦痛不平訴諸政府，以表現我國民之公意，就記者所感，下列數點，當貢獻政府，以揚公意：（一）還我人權，確定我人民衣食住行之權利及身體之保障。使「最大多數人取得最大多數之幸福。」（二）取消專政：國民黨之主張一黨專政，亦有其理由；惟若欲制定憲法，還我人權，則當廢止一黨專政。」

五日復論「再論憲法問題」，略謂：「各國有各國之風俗習尚，各時代有各時代之情形。故各國之憲法均有其獨到之精神，各時代之憲法均有其特殊之精神，中國之憲法不當因襲歐美各國之條例而成，當確定目標以表現其獨到之精神；余以爲身體，自由，財產爲今日中國制憲之目標。」

### 第三 甯紹台區輿論概況

（一）關於抗日剿匪之評議 四月十五日寧波民國日報社論「剿匪先於抗日乎」，略謂：「夫赤匪之在今日，與吾民族之生存與發展，已斷然立於相反之地位。吾民

族爲求生存而抗日，而赤匪乘我窺我，悍然作猖獗囂張之竄襲，直接已影響吾後方，間接實牽制吾前線。今吾民族整個抗敵，方足以與暴日決一雌雄，非局部對付，一方掙扎，所可言戰。苟赤匪潛匿紛擾於內，則安有一致之力以對外。深願吾蔣委員長，在「認真」與「專心全力」之兩大原則下，實現「最短期間，肅清匪共」後，進而「專心全力」，以竟抗日之功。

十九日論「挽救危局之要策」，略謂：『在今日言，華北有被陷之危，非僅已往失地之不易收復已耳，抽調大兵，北上捍禦，已爲不易之論，惟清剿赤匪，事難中輟，內地治安，仍待維持，以有限之軍力，應環攻之危局，欲謀出路，當爲實力之設法補充，俾得於不損內地警衛之範圍下，抽調大部勁旅，北上抗日，實力之補充法維何，曰含惟着手於徵兵法之實行，徵集壯丁，編制訓練，初則負地方警衛之責，繼則作前線實力之儲，如此後備有人，則抗日與剿匪，方可同時並舉。』

二十日諸暨國民新聞社論「今後抗日之途徑」，略謂：『今後抗戰之途徑當如何以

吾人之意，於亟謀所以統一指揮，聯絡攻守外，尤非從剿滅匪共，集中國力着手不爲功。』

同日黃巖澄江報時評「作進一步之抵抗」，略謂：「探本以尋求，目前救急之法，雖在於物質之整理，機械也，槍砲也，戰術也，固未容其不講？而精神之團結，窳習之滌盪，更汲汲其宜先，諸如紅丸鴉片之禁絕，搖攤中會之嚴制，在在均加之意，士無失其爲士，農無失其爲農，工無失其爲工，商也，軍也，無失其爲商，無失其爲軍，操之以法，持之以恆，家曉而戶喻，所謂作進一步之抵抗，將於是乎在，國人其亦奮發精神，共起而謀抗外侮，以煎雪國恥乎？」

## (二)關於華北軍事之評論

四月十九日蕭山民國日報社評「華北危矣」，

略謂：「華北形勢，自榆關失陷後，已有急轉直下，千鈞一髮之勢，其所以因循直至今日，而始覺險象環生，日益緊迫者；固我宋哲元部，在長城冷口喜峯一帶，抗日多功，所致之故也。乃今者不幸，冷口既失陷於前，而喜峯口亦遭慘敗於後，長城天險，無異

盡喪！夫喜峯陷而全瀾東危，秦島棄而平津險，察境受脅，萬民騷然，今日華北之局勢，所其不可終朝，有如此之嚴重者，凡我同胞，毋再徒事于叫囂呼號，而肯爲進一步之救國工作乎，挽我頹勢，而救此國家。」

二十三日諸暨國民新聞「日圖劃平津緩衝區」，略謂：『自國聯通過報告書，日本退出國聯，日閱自苦陷於國際地位之孤立，故積極侵犯，如中瘋狂！又因平津兩地，爲外僑集中之區，亦各國商務所在，國際關係，備極複雜。若在平津作戰，各國利益，必遭損害。況日自悍然退盟後，各國均不直日人之侵略作動，徒以事非切膚，意存觀望，若一旦正面衝突，必將另覓聯合制裁之方，此日本所心存顧忌，故積極進行其平津緩衝之詭謀，企圖誘惑外人，藉獲墮其彀中也，今日之事，除反攻外無出路，吾人已言之屢矣！長城各口，雖迭告不利；然國際間之戰爭，固無關一隅之勝負，當以誓死之決心，整軍再戰，全線反攻，毋稍自餒，萬一日本果進擾平津，我軍亦惟有相與抗戰，不容稍有顧慮。若夫日圖劃平津緩衝區之說，直欺吾弱而誘吾屈服耳。國人若欲奮發圖存，尤



應亟思所以破其詭計者也。

(二)關於西南出兵抗日問題之評議 四月三日寧波民國日報社論「西南抗

日軍遲遲其行」，略謂：「熱陷已還，吾人熟見報紙喧傳：西南決計出兵若干萬，已任某某爲總指揮，某某爲師旅團長；將在某地集中期於某日出發，等等記載，然時迄今日，西南健兒未見越南粵一步，然則西南出兵之說，毋乃以紙上之空言，壯抗日之聲勢而已耶？夫紙上談兵，固足壯抗日之聲勢；然輸將於前線者，則終不能外乎真實之軍隊；若各地之出兵，皆止於紙上，試問中國尙何抵抗之足言乎？」

廿五日諸暨國民新聞社論「望西南當局速起救國」，略謂：「抗日剿赤，事甚艱巨，端賴軍事與政治並舉。無如時至今日，以言軍事，我前敵武裝同志，爲壯烈之犧牲，全國民衆，亦輸財力以賦同心；乃西南軍事領袖，對於抗日剿赤之師，尤瞻顧徘徊，遲遲其行。以言政治，中央負責同志，誠如汪院長所言：「置身南京政治中心，焦灼如陷火坑」；而西南政治領袖，忍見其同伴之焦灼火坑，尙無稍有責任之自覺，事益急矣！

深望西南軍事領袖，顧念國家民族之危亡，從速實行出師，肅清贛共，會師北上，共抗暴日，至西南政治領袖，亦應本精誠團結之精神，尅日命駕入京，鞏固中樞，共謀增進戰時政治之效率，以抗日剿赤之全功。」

#### (四)關於日俄衝突與華府會議之評論

四月廿一日甯波民國日報時論「

日俄衝突尖銳化」，略謂：『日本今既佔據東北，爲迅速鞏固其佔領之基礎，以準備世界大戰，日本必乘中國無力過問及列強反俄之時機以奪取中東路，乃必然之趨勢。至於蘇聯方面，因第二五年計劃尙未成功，且不欲二次世界大戰之形勢，由各帝國主義者間之戰爭變爲各帝國主義者反蘇聯之戰爭，故自日佔東北後，對於日本之種種挑釁均抱容忍態度。然對於中東鐵路，絕無輕易放棄之理。果日本進行奪取，必致發生強烈之衝突無疑。』

十七日諸暨國民新聞社論「華府會議與遠東問題」略謂：『此次召開華府會議之標榜於世界者，除經濟復興及軍備縮減諸項外，厥爲遠東問題。將來對於此問題，在會議

上或將提出討論，謀正當之解決，以維世界之公理，斯固吾國人之所馨香預期也。雖然，考華府會議參加分子，皆爲資本主義之列強代表，揣其用意，不無另有企圖，卽或遠東問題亦有提及，然在列強共同宰制之下，能否作切實之解決，實有待於將來事實之證明，今日本傾其全力，猛撲長城各要隘，直有侵入關內之勢，我國惟有誓死抵抗，方爲中日問題有利於我解決之途徑。若欲以華府會議解決中日問題，以昔例今，斷爲不可能之事，願我國人其猛省！」

又二十四日蕭山民國日報社論「論華府經濟會議」大意亦與此相似。

(五)改良蠶種及救濟農村問題之評論 四月二十日紹興民國日報社論「

改良蠶種之先決問題」，略謂：「我江浙農民，栽桑養蠶，視爲厚利，自人造絲出世，絲綢業衰落，合家男女，辛勤一春，雖最豐收，獲利已屬無幾，加以蠶種之不良，或因天時之不正，養法之守舊，消耗甚鉅，影響養蠶血本，致全年一切用度，全賴一春育蠶事業之收益者，盡成幻夢泡影，近來臨安餘杭各縣竟爲改良蠶種，禁止土種事件，而發生

暴動。按改良蠶種，禁止土種，本為扶助蠶民指導蠶民之善舉，使蠶民不因蠶種不良，受無形之損失。然一般蠶民因往年偶育改良種，或因仍用土種法飼育，或因與土種合在一起飼養等關係，發生蠶之病菌，不追求其所以失敗之癥結，反歸咎改良種之不可靠，救濟之法，育蠶模範區實應隨時培養蠶民栽桑育蠶之科學常識，使之將全部事業改良，打破一切迷信，解除一切牢不可破之舊習慣；不可只以改良蠶種為唯一之能事。」

二十九日諸暨國民新聞社論「救濟農村」，略謂：『夫我國為以農立國之國家，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村破產而成普遍之現象，即整個國家經濟窘迫癥結之所在。故如何挽回農村之頹運，實為迫不容緩之舉。然挽救之道，自非標本兼施不為功！處今日而言救濟農村，必須由政府籌集鉅款，統盤籌算，分途救濟。蓋以農村破產下之羣衆，衣食且虞不給，遑論其從事生產；欲求農業生產之改善與增進，必須有相當之資力為之後盾。故首須籌款賑濟農民，使能稍蘇喘息，而努力恢復生產力經濟力之企圖。次須籌定大量現款，以低利借給農民，助其生產資本之不足，並延長其償還期間，假以

時日，而後於事有濟。今我國政府，正集全力應付國難之時，兼爲復興農村之謀，不可謂非農民之福音也。總之：農村經濟之崩潰，爲中國貧弱之癥結，復興農村問題，洵屬培養國力之要圖。惟值此大難當前，集全國之財力，以充抗日剿匪之經費，猶虞不給；救濟農村，實有無暇顧及之苦。而中央鑒於癥結之所在，不憚艱巨而力謀救濟，凡我國人，自當共同協力，以謀農村臻於繁榮之境域也。」

(六)關於民族意識問題之評論

四月二十四日寧波民國日報社論「提高民

族意識」，略謂：『國難嚴重至此，中華民族前途危險非常。然默察國人心理，仍顯然有：一、愚昧無知，不懂國難，二、醉生夢死，漠視國難，三、徬徨驚懼，憂慮國難，四、推諉卸責，躲避國難，等弱點；欲救中國於危亡，非努力：一、鼓舞全民族敵愾同仇的勇氣，二、打破萎靡浪漫的態度，三、恢復固有的智識和技能，四、宣揚民族的光榮歷史，五、培植義勇節烈的風尚，六、發揚民族的自信力，以提高此已經消沉之民族意識不可。』

二十七日紹興民國日報社評「國民的矛盾現象」，略謂：「試一觀察國內的現狀，「抗日救國」「長期抵抗」，口叫得震天地響，而粵桂諸中委與西南軍人，對於抗日，仍存秦越之見，馮大校長馮庸謂：「前線我軍士氣甚壯，然軍械與養之缺乏，實非後方人民所能想像。將士雖有拚死之心，然少拚死之具。……」又謂：「平津距兩國戰爭之前線僅百餘里，人民之熙攘如故。人心麻木，此直亡國之現象。」其實豈獨平津，卽遠距離的江浙，燈紅酒綠之中，紙醉金迷之窟，人民亦熙熙攘攘，一若不知國難之當頭。記者敬以明末史督師可法對國民的訓話，摘錄兩段，警惕我全國軍人國民與西南中委：『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之恥也！』

十七日臨海民報社論「哀莫大于心死」，略謂：『東省淪亡，熱河失陷，均不足爲國家憂，而惟人心一死，國家之命脈絕矣！太史公曰：「哀莫大于心死」，此言誠然乎哉。不然，我國以數十萬方里之土地，四百兆之人民，果能誠心救國，政客軍人，弭其

爭權奪利之心思，一致對外，商人專販運國貨，不爲日帝國主義者之厚利所引誘。如是，則上下齊心，一致對外，日本雖強暴，而我以長期抵抗，自一二年至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久，亦何難制其死命哉？是之謂中國之外患不足憂，所憂在人心之已死耳。

### （七）關於教育問題之評論

四月七日甯波時事公報雜評「民族主義的教育」，謂：「教育原理，一成而不變，而教育之目的，則不能不因國家和社會之需要，而爲隨宜應機之變更。因而教育之方法，亦常無一定之途徑與準繩。故原理與目的方法，有時常顯呈背道而馳之象。自教育言，此種現象，固爲不景氣。但一國家一民族，欲圖自立於世界國家民族之林，爲應付環境之逼迫起見，不顧教育之原理如何，而惟以民族生存與自立爲教育之目的，率全國之人民，而羣入於此軌範，固爲不容遲疑之舉也。吾國教育，向無目的，政客之親教育，本爲可有可無無足重輕之事，故其對於教育之種種設施措置，率皆抱一種敷衍之心理而行。忽而軍國民教育，忽而公民教育，忽而尙武教育，朝三暮四之變更，實皆捨人唾餘，追學時髦而已。而所謂軍國民教育與民族主義教

育，則自赤禍橫流以來，開明之士，避之若浼。立國於將來，豈復能以狹小的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自封？又或指日本軍閥之暴行即為彼之傳統軍國民教育之結果，而以蹈其覆轍為大忌。此種高調，若唱之於數百年前門羅主義之時代，誠屬未可厚非。今日何日？人方集其民族之全力磨刀霍霍以向我，而我猶欲并此奄奄一息之民衆精神國家觀念，自扼其吭而絕之，此不謂之自殺不可矣。」

十日諸暨國民新聞時論「中國教育之新方向」，略謂：「留心社會現象的人，大多承認中國現在是患着三種大病：第一是『貧』，第二是『愚』，第三是『弱』。教育負有改造社會的使命，所以要救中國，我們不可不針對着這三方面去努力。貧是生產薄弱的病，當導之使富；愚是文化未開的病，當導之使智；弱是生理心理的病，當導之使強。教育以及教育者雖未必能負起『富』，『智』，『強』的全責，而『導之』的責任則不可不毅然決然負擔起來。」

（八）關於國民大會及憲法問題之評論 四月七日諸暨國民新聞社論「開



放政權問題」，謂：『所謂開放政權，不外乎政權還諸人民。原夫本黨之基礎，建築在國民之身上，最初由本黨領導人民；最後本黨與人民打成一片，予全民以運用政權之機能，以發展民權，促成憲政。足見本黨對於政權之開放，乃爲必然之事實；不過時間問題已也。』

總理在政治上最大之目的，必須做到主權在民。然欲做到主權在民，非全國人民認識民權之意義，瞭解民權之運用不可。否則，徒有地方自治之名，徒有地方會議之組織，而在事實上仍不免爲少數人所利用操縱。今若實行開放政權，使全國民衆盡能運用其政權，則抗暴禦侮，刷新內政，促成統一，固未必不可實現。然民體尙未充分發展，不幸蹈已往覆轍，予封建餘黨貪污土劣以復活之機會，正意中事耳。

要之：當此外侮日迫，舉國上下統一團結禦侮之今日，吾人非絕對的敢謂政權不能開放；惟以訓練人民運用政權之地方自治迄未完成，民衆教育又不能普及，實有顧慮之必要。』

#### 第四 金衢嚴區輿論概況

(一)關於抗日問題之評論 四月二十五日金區民國日報社論「注意敵方政治陰謀」，略謂：『據念三日北平電，敵對華北，有整個滅亡計劃。於既經侵據瀋東，方以全力猛撲南天門，期造成西北東三路互相策應，席捲冀魯之局勢之頃；同時復積極進行政治的陰謀策略，企圖組織所謂偽華北新政權，冒用抗日救國名義，藉資朦混。嗚呼！其謀我之急，居心之險，設計之毒，甯復尚有逾於此者！國人近言抗日，似偏重軍事，而尚有重於軍事者：一曰堅定國人抗日之決心；一曰掃除乘危竊柄之思想。以上二事，胥爲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本報亦既屢有論及之矣。惟是情勢急轉，需要堅定意志，與消釋疑忌，更爲迫切！特重揭之，爲國人告。』

三十日蘭谿三民報來論「抗日聲中我們責任之重大」，略謂：國勢岌危，至於此極，已無我們苟安餘地！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在今日交相煎迫的時勢之下，必須「攘外」「安內」同時并舉，一面速遣精銳軍隊決心抗日計劃的統一，一面抽調紀律嚴明之

軍隊肅清餘匪。其不是匪區的地方，應由「公安」人員嚴密負責防患，使一貫的抗日政策，無內顧之憂，堅持日久，其勝算必屬諸於我。平津危了，國家在千鈞一髮之際了，我國人要是不願做「亡國奴」的話，趕快上前線去驅逐敵人，殲滅敵人。敵人特有堅甲利兵，我們以「赤血」與「公理」抵抗，我既無所恃，在後方的國人，自應盡量以「物質」和「經濟」來援助。日本雖暴，期以十年，三島之衆，不難殲滅。」

## （二）復興農村問題之評論 四月二十七日金區民國日報社論「復興農村」

，略謂：「救濟目前農困，治本固屬要圖，治標實亦不容忽視。據報章所載，華北各省，民間牲畜，大軍過境，徵發殆盡。災荒之後，繼以畜荒，所恃以耕稼之具，被奪而去，田園荒蕪，民食恐慌，爲意中事，此其一。各省捐稅繁興，橫徵暴斂，有加無已！民脂民膏，有時而盡，不堪重負，繼以流亡，山窮水盡，挺而走險，崩潰之禍，已見朕兆！此其二。外糧入口，漫無限制，壓倒土產，無法競市，穀賤傷農之呼聲，幾遍全國；籌謀救濟之方策，迄未見效。農村經濟，枯窘萬分，肥料工本，來源告竭，長此以往，

何以爲繼？此其三。凡此種種，均爲造成目前我國農村凋敝，產物衰微之近因，而舉有關於整個政治之革新與推進。吾人認爲非一時籌集鉅款，分途救濟，所能補其偏而祛其弊者。然則吾人所望於農村復興委員會者，在該會本身之能集思廣益，制定切實有效之方案，爲朝野上下，一致努力之準繩。而尤在該會以外之國府各院部，能抖擻精神，下莫大決心，用十分毅力，以救濟農困爲中心。決定政策，對外對內，一貫進行，期於有成。庶幾茲會之設立爲不虛，而斯民亦可獲有昭蘇之望也。」

(三)關於毒物問題之評論 四月九日新永康週刊社論「對禁烟的我見」，謂：「鴉片紅丸之流毒，有如洪水猛獸，夫人而知之；世之中其毒而漸入死路不覺者比比而是。政府三令五申，欲免除滅種亡國之慘劇，痛下決心，極刑嚴罰，以求淨盡。而一般無知之徒，視作消閒靈丹，故政府之嚴禁也自嚴禁，而不知死日將至者，盡其餘年，竟敢烟雲吐霧而自若。準此而觀，煙禁前途，有何可能之足言？近時烟毒流行，可算普遍，上自官吏，下至小民，在政府既經嚴禁，須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大道，爲徒木之

一試，尤須以臨陣回顧，輒斬其長子之紀律而作則；使一般小民，聞風先怯，自動杜絕。否則，禁煙法令，可行之於小民，而不可行之於官吏；其嚴也僞，其禁也擾。願負有禁煙專責者，慎毋以法網而變爲蛛網，作者翹企望之！

十五日常山星期六週刊論「禁煙」，略謂：「煙毒之肅清，一方面固由政府嚴厲執行禁煙法令。一方面仍須由人民自動覺悟。已吸者應懷既往苦痛，力自振拔，堅決戒絕。未吸者，當以身作則，喚醒民衆，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他若夫婦之勸諫，朋友之規箴。以及認真偵查，秘密檢舉。則較政府三令五申，官吏嚴拘重罰，收效當不啻倍蓰。非然者，必至禁自禁，吸自吸，於事究無裨補。」

(四)關於兒童節之評論 四月五日江聲報社論「紀念兒童節」，略謂：「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因爲兒童是未來的國家主人翁。民族的隆替，國家的強弱，都纏繫在兒童身上。所以紀念兒童節，在成人們應專心致志來研究改進教養兒童方法與態度。兒童自己也應寶愛自己的身體學問和事業，努力奮鬥，共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挽救

國家民族危亡。中華兒童造艦救國協會杭州分會，已將預定儲金造艦救國計劃，改爲儲金造機救國，激發兒童愛國情緒，以促進其實地參加救國運動，確是目前的救國要圖。希望國人於兒童節舉行各種集會以後，多多努力於兒童儲金，造機救國一道。」

(五)節約運動與提倡國貨之評論 四月七日常山日報論「節約運動與提倡國貨」，略謂：『總而言之，凡是對於外國貨物，必先概行拒用，管他便宜到怎樣境地，非至萬不得已無可替代時候，皆不要買其一貨一物，進而永遠斷絕使用。果能如是，則外貨之在吾國行銷者，定必因此而受重大之損失。且吾國產又必因此而廣銷暢，是提倡國貨之利益誠莫大者矣。據上所述，節約運動若不認清目標，匪特無益於吾人生活，抑且阻礙社會經濟發展。故節約必從拒絕外貨始，使國產得能暢銷於各地，以免國家利權之外溢。如是，則社會經濟不至受損失，而吾人生活或得維持。願人人認清節約目標，一致起來先將外貨省用，再進而將其一一除清，以挽國家社會經濟於崩潰，而解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痛苦。』

十五日蘭谿三民報社論「由國貨展覽希望到商民」，略謂：「九一八以後，愛國志士，登高疾呼，爲厲行對日經濟絕交，制日人以死命，然而抵制者抵制，銷運者銷運，時降於今，日貨入口，已超九一八之前矣。此販賣日貨者，祇知利己，罔知國家，將爲國人所共棄；購買日貨，不惜金錢外溢者，亦將同歸於盡矣。夫抵制日貨，爲消極愛國之舉，自非提倡科學，振興實業，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奈事屬艱重，尙有賴於政府人民合力之提倡，始克有濟。」

## 第五 溫處區輿論概況

(一)關於華北軍事之評論 四月一日溫州新報論「日本又進犯多倫矣」，略謂：日本於得到熱河之後，又分兵兩路進犯察哈爾之多倫了！多倫係察哈爾毗連熱河的東面重城，又爲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裏，從北方大港建築起的鐵道計劃的頭一個重要地方，這樣的地方，若被其無端侵佔，則內蒙整個有被侵佔的危險形勢了！我們若空

言抵抗，多倫方面必無多大軍隊配備，怎樣可以抵擋得了？我們若真實地抵抗，則這方面就應早調有力軍隊。若無準備，現在也應迅派出去，切不可任其坐視待亡！

五日論「灤東戰事」，略謂：『沿長城一帶戰線，以靠灤東一帶最爲危險，因灤東地勢突出，攻守均爲不易，所以敵之陸空海各方面之活躍，誠因地勢使然。灤東戰事已至最後關頭，若我軍反攻不得手，則灤東將非我有，而長城各口亦危矣！情勢危殆至此，我國人苟欲挽救國家於危難之頃，惟有同心協力，有財捐財，有力輸力，作政府之後盾，則國事尙有可爲；否則，以日寇之橫暴殘忍，惟恐坐待作亡國奴，亦不可得矣。』

十一日復論「火速救濟察哈爾」，略謂：『總觀幾日來的察哈爾消息，察省已成爲熱河未失前的形勢，我們不能徒恃該省少數駐軍與蒙旗守備隊，應迅派大軍前去「火速救濟」！若一味坐視，待接電文報告，恐內蒙整個會喪失了！』

(二)日俄衝突問題之評論 四月十七日溫州新報論「日俄果不免於戰爭乎」

，略謂：『日俄兩國，最近果將不免於一戰乎？吾人敢斷言曰：未也。何哉？蓋吾人認



爲欲推斷日俄在最近之將來，是否不免於一戰，必先從整個世界之國際關係上作秘密之分析與體驗。因日俄之衝突，其真實之主動者，不僅爲日俄自身，而尤在於整個資本主義系統下之列強。換言之：卽日俄之是否必至最後訴諸武力，不僅在於日俄相互間之直接利害衝突；而實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直接衝突。反蘇俄聯合戰線之是否能得更進一步之堅固團結，乃爲推斷日俄在最近之將來，是否必出於一戰之衡量。

從另一方面觀之，自「帝俄」蜕化而爲「蘇俄」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之反蘇俄聯合戰線，早已在彼此心心相印之情勢下形成。一九一八年武力干涉與經濟封鎖，卽其具體表現。雖干涉與封鎖終歸失敗，然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尖銳之對立，則始終存在；其相互間之仇怨，初不以干涉與封鎖之失敗而消滅也。

再就昨今兩年來之情勢而觀：在歐洲，法國爲欲取得歐洲大陸之霸權，并防止蘇德之聯合，已切實負起反蘇俄之主要任務；波蘭羅馬尼亞諸小國，去年由於法國之指揮，已締結軍事同盟，並以法國借款而擴大武裝，在蘇俄邊境積極建築軍用鐵道及軍用海港

。羅馬尼亞前者給予國聯之聲明書中，曾公開承認其因爲與蘇俄相鄰，不得不擴大大武裝。更由於法國之主動，波蘭與羅馬尼亞之軍隊，都交由皮爾蘇斯基指揮。與蘇俄相鄰各國之參謀總部，舉行軍事會議。在捷克斯拉夫，且已新創爲將來反蘇俄戰爭之兵工廠；法國之努力於反蘇聯戰爭之準備，吾人自可從此而窺其大概矣。至於英國，固亦反蘇俄聯合戰線中之重要一員。他始勿論，卽如最近因蘇俄逮捕英人，英政府竟實行禁止俄貨進口，故英俄間之情勢，亦萬分嚴重也。

再如太平洋彼方之美國，以蘇俄五年計劃之勝利，因而對於蘇俄亦日益加強反對蘇聯之屯併政策，亦一明證。他如在國際聯盟中，以及前開之軍縮會議中，其勾心鬥角，亦固無時或忘反蘇俄之一中心問題。九一八東北禍變突發，日本一方既取得特別之權利，另一方面復在遠東負起反蘇俄之主要任務，實際上早已獲得國際之默認與諒解。特別是法國，在事先不僅與日訂立密約，貸予鉅大借款，卽直至現在，仍始終同情於日之佔領我東北及默許日軍之進犯我關內也。法之自由報且公開鼓勵戰事，曾謂「將西伯利亞

之原野，變爲消滅蘇俄之戰場。」

就上述情形而觀，反蘇俄戰線之日益擴大，蓋已爲極其顯明之事實。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戰爭，此時似已達到必然爆發之成熟時期矣。

然自其另一方面觀之，則資本主義國際間內在之矛盾，亦日益深刻化。此種內在之矛盾，常爲反蘇俄聯合戰線有力之牽掣；終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互存觀望，步調不能趨於一致。

卽就目前情勢而分析：法國之竭力拉攏歐洲各小國，一方面固爲反俄之準備，他一方面則又爲企圖獨攬歐洲之霸權。然而此一企圖，則顯然與英意直接發生衝突，因此英意兩國竭力計劃妨礙法國全歐計劃之實現；而對法國同取進攻之策略，英相之與意相在羅馬意京握手談心，卽其明證。再如最近之所謂羅馬的「四國公約」，以及華盛頓將開之「國際談判」，無一不爲資本主義國家互相間勾心鬪角之把戲。前者表示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在之矛盾更趨尖銳化；後者卽爲英美兩國間互爭經濟霸權之象徵。又如美國集

中艦隊太平洋，則顯然爲對於日本之威脅矣。至於蘇俄亦明知自己處於國際孤立之地位，故常運用曲線外交政策，引起各資本主義國家國內之階級鬭爭，以爲抵制。

吾人綜核國際間整個關係上之情勢，可知各資本主義國家，雖對蘇俄有根本之嫉視，然其內在矛盾若是之尖銳化，故反俄步調終不能趨於一致也。

再論日本，固亦一資本主義之國家，自不免受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之牽制。則日本之單獨對俄作直接之衝突，顯然爲一種極其笨拙，極其冒險之行爲。蓋今日蘇俄之強盛，已大異於帝俄時代，往者日耗金八萬萬元以取得西伯利亞，其結果何若？日人今固尙未忘却教訓也。此種冒險行爲，於日本既不若強佔我國東北之有特殊利益可圖。反之與俄衝突結果，難免兩敗俱傷，恰使美國拍掌欣笑於旁，故決爲日本所不肯爲。尤有進者：日犯東北，擾上海，侵關內，戰事迄今未已，軍費之激增，經濟已陷於萬分困難地位。設使日俄戰爭爆發，鉅大之軍費，更非彼所能支。何況我國尙與其在苦戰惡鬭之中，而韓人之復國運動，又日見抬頭，太平洋彼端之美國，又躍然侗於其後？設使日俄間戰

爭爆發，日之不敗者幾希？！

有此數因，日本之牽掣顧忌既多，而蘇俄則又竭力避免戰爭，以冀其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再來說話。故日俄間情勢雖似日見惡劣，其必未至於爆發戰爭，蓋為吾人所可斷言。目前日本對蘇俄之挑釁行為，不過欲藉此以轉移列強之眼光，以完成其侵略我國之計劃耳。如視此即謂為日本決與俄戰，則深誤矣。」

### (三)關於教費問題之評論

四月十日溫州新報論「籌增教費」，略謂：「最近省政府爲了籌增各縣教費，藉期普及教育起見，曾通令各縣，對於「增籌教育經費暨提高小學教師薪給各節」，應該「切實辦理具報」。我們覺得這個問題，關係國家前途非輕，省政府僅以公文通知各縣辦理，而對於設施的計劃反忽略不提，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感！我們很希望當局再有慎密的計劃纔可。」

根據原令的文字，我們歸納之，可分爲下列四項：

(一)因遵照全省代表大會的「本省各縣教育經費未滿二萬元者，擬由省款儘量以助

，藉期普及教育，而固國體案」，當即訓令財政教育兩廳會同黨部辦理。這是補助的動機。

(二)有幾縣的教育，所以不能夠發展，完全爲了教育經費過於短絀的關係，應該設法補助，以謀教會的普及。這是補助的原因。

(三)教育經費不滿二萬元者，照二十一年度總計有二十餘縣之多，每年的補助費，約需十九萬元；但是現在省庫裏空空如也，財政又很困難，實在沒有辦法可以移補，打算等到省庫裏稍微充裕的時候，再行斟酌列入預算，分別撥補。這是補助的困難。

(四)救濟目前的危機，最好由各縣自行想法子，增籌教育經費，並且提高小學教師的薪水。關於這點，早已「通飭遵辦」；近年來比較總算都有些提高，還有用省令照原提案通知各縣「遵照」比較好些。這是補助的結果。

我們對於省令有二點疑問：一、各縣原有預算經費，尙難籌措，現在叫他增籌，是否各縣財富可以擔負得起？二、各縣對於增籌方面較爲有辦法者，省方當然贊成，但是

京城裏的部令，往往制止他，無端發生許多波折或糾紛，各縣當局怎樣應付得了？這兩點疑問，完全是實際的情形，我們要予以十分的注意纔對！

我們再回頭看看「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呼聲，也不知幾許年以前的事了，到了現在，還是教而不普，育而不及，雖然有其他龐雜原因夾雜其間，而教育經費與行政設施方面，却要佔大半的原因。現在談教育者，動輒着重填表格，開會議，忽略了其精神如何，專門以裝飾的形式爲尙，教育那得不空虛，怎樣可以普及。」

(四)關於兒童節之評論 四月四日溫州新報論「兒童節感言」，略謂：『兒童節是兒童生活的起源，要想兒童生活充實，決不僅慶祝開會叫兒童向父母討糖果錢所可了事，我們替代全國兒童着想，總該造點替兒童服務的場所纔對。』

我國的生產雖落後，教育却新穎，這已經夠矛盾了。即以兒童受業的小學而論，幾乎到了專爲有錢的人設立的。我們天天談普及，結果却緊縮，這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所以第一要開放學校，打破學校的高門檻，國家的財政不敷，應多獎勵創辦小學，儘

量容納貧民的子弟。因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對於他們的一生根基，應盡點教育責任，不應抱拿錢來讀書的態度，使兒童的基礎無根，將來非但不能替社會服務，反擾亂社會的秩序。

兒童富有天真的純潔身心，舉凡陶冶兒童性情的公共地方，如兒童公園兒童博物院之類，應設法逐漸創立，使兒童對於自然界的景物，都能不費力地在眼前看得到。雖然我國的大人們尙沒有這種福氣享受，但是大人們多數是墮落了，有也一時沒法挽救，不如從兒童着手為愈。』

### 三、通訊社概況

本省所有新聞通訊社，以前計共一百零七家。現存者只省會尙在發稿之浙江國民通訊社等六十九家。及各縣尙在發稿之農聲通訊社等二十八家。其已停稿者，省會有中國電學，世界日日，鏡如，言論，浙江三五，大道，杭州，民治，浙江，民鋒等九家，各縣有餘杭通訊社一家。茲分省會及各縣二部，述其概況於次：



## 第一、省會通訊社概況

省會新聞通訊社現有六十九家，除亞細亞等八家須待來月始行發稿外，本月份按期檢寄新聞稿審查者，計有浙江國民通訊社，和平通訊社，元元通訊社，春秋通訊社等四十一家。未將所發行新聞稿寄本會審查者，計有杭州公論通訊社，浙江民生新聞社，捷聞通訊社，浙江東南通訊社，東方通訊社，浙江正誼通訊社，浙江中南通訊社，求實新聞通訊社，浙江時代通訊社，大千通訊社，浙江民聲通訊社，亞洲新聞社，大華通訊社，雷風通訊社，杭州中國新聞社，浙江通訊社，華東通訊社，杭州微風通訊社，郵電通訊社，杭州大達通訊社，等二十家。其檢寄審查之新聞社稿，紀載翔實，詞意簡明，材料豐富，印刷清晰者，當推浙江國民通訊社，和平通訊社，浙事新聞社，西湖通訊社，每日新聞社，中國新聞總社，春秋通訊社，元元通訊社等數家，餘如中國國論通訊社，大陸通訊社，浙江商務通訊社，採訪新聞，力主敏捷，亦有足取者。此外如公平通訊社，光華新聞社，國光通訊社，大同通訊社等每月僅發稿三數次，藉資敷衍。故檢寄本會之稿

本特少，內容亦無精采可言。餘如澄明通訊社等數十家社稿，內容平平，無甚可述，茲不贅。

## 第二、各縣通訊社概況

各縣新聞通訊社，本有公進新聞社富陽分社等二十八家。本月份檢寄社稿審查者，僅有甌海通訊社，浙聲通訊社新登分社，昌化國民通訊社等三家，除吳興菱湖新聞社尙未發行社稿外，餘如民言通訊社富陽分社，浙聲通訊社新登分社，海鹽新聞社，平湖新聞社，中國新聞社平湖支社，德清新聞社，中國國論通訊社吳興分社，吳興新民新聞通訊社，中國新聞社吳興支社，中國新聞社孝豐支社，蕭山農聲通訊社，嵊縣民聲通訊社，沃聲通訊社，新光通訊社，中國新聞社溫州分社，中國言論新聞通訊社，括蒼通訊社，定海新聞社，台州國民新聞社，餘杭民衆通訊社，臨安通訊社，崇德國民通訊社，平陽國民通訊社，中國新聞社溫嶺支社等二十四家，本月份社稿均未寄審查。本月份寄會審查之外縣通訊社稿，頗乏優點，惟甌海通訊社，尙能按期發行稿本，要亦各縣通訊社

中之佼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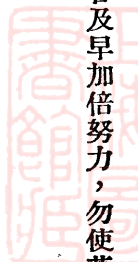
#### 四、結論

本省報紙，以目前之情形而言，完備可觀者，實寥寥可數，在省會自以杭州民國日報爲巨擘，在各縣，則溫州新報亦甚可造就。除此以外，其他各報不無缺點。就中如浙江新聞一家，尙有可觀；倘能加闢社論欄，改良附刊，則在本省報紙中，亦可稱後起之秀。

本省之通訊社，現存者共九十七家，省會六十九家，省外二十八家。以最言，不可不謂爲發達；而一究其質，則十之八九皆不可問。夫通訊社爲報紙材料之一大來源，其重要自不待言。然本省之通訊社，則除國民，和平，浙事等數十家外，多不能按日發稿。即按日發稿矣，而又寥寥二三條。且在二三條之新聞稿中，社會新聞約佔其半。而社會新聞中，又以捕獲私娼，男女通姦，爭風吃醋之類爲多。甚且藉一二新聞爲其他之企



圖者，亦間有之。輿言及此，實爲本省通訊事業前途憂。甚願各通訊社之辦理已有成績者，日益努力，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其辦理成績尋常者，務各及早加倍努力，勿使落後於人。其過分弛懈者，亦望貫徹初衷，力自振拔。



浙江省輿論概況



# 附錄

## 一、浙江省已登記新聞紙雜誌一覽表



報紙名稱	刊期	負責人	發行所所在地	核准日期	備考
杭州民國日報	日刊	胡健中	杭市開元路	十九年十一月	
杭縣日報	日刊	鄭樹政	杭市惠興路平安坊	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塘棲棲報	日刊	陸漱石	塘棲棲報社		
杭州人報	三日刊	樊迪民	杭市保佑橋弄浙民日報館內	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杭州報	日刊	葉伯周	杭市下后市街一五九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兒童時報	三日刊	田錫安	杭市西浣路紫竹里	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晨光週刊	週刊	陳白雲	杭市龍翔里一弄二號	二十一年七月六日	

浙江省輿論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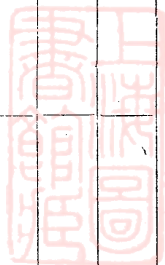
浙江商報	全浙公報	杭州新政月刊	徵光文藝社	民間文藝	杭州民衆週刊	讀書週報	小學 生	黃鐘文學社	國光週報	學校生活週刊
日刊	日刊	月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邱 庸	馬一笠	鄧繩武	周天一	吳易鷹	陳純仁	陳訓慈	朱伯耀	胡蘅子	阮大有	陸魯一
杭州保佑坊	杭市板橋路五福里一號	杭市平遠里十一號	杭市惠興路平安坊一弄一號	杭市佑聖觀巷四十五號	杭市聖塘路	杭市湖濱路民衆教育館	杭市開元路二十五號	杭市民國日報內	杭市下板兒巷二十五號	杭市開元路杭州民衆日報館內
十九年十一月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西湖文苑	月刊	胡蘅子	杭市西浣沙路知足里五號		
高中校刊	旬刊	葉湖中	杭市貢院前		
浙民日報	日刊	胡義方	杭州保佑坊橋弄	十九年十一月	
杭州國民新聞	日刊	鄭炳庚	杭州青年路七號	十九年十一月	
之江日報	日刊	高竹荃	杭州新市場	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衛生週報	週刊	盛佩葱	杭州石牌樓花園弄一號		
婦女旬刊	旬刊	張儷娟	杭市直骨牌弄一九號		
新生雜誌	半月刊	俞雪塵	湖墅青石頭二十二號	二十二年一月十八日	
小說月刊	月刊	朱伯耀	杭市開元路二十五號		
保安月刊	月刊	黃古農	浙江省保安處		免予登記
浙江反省月刊	月刊	鄭文禮	浙江省反省院		免予登記



浙江省輿論概況

武肅報	旬刊	楊維禮	臨安西門外直街四十號
德清新聞	日刊	蔡子良	德清縣直街
新餘杭報	日刊	周鑑爲	餘杭縣黨部
餘杭民報	日刊	王幼成	餘杭城外山川坦
社會與民族	半月刊	俞濟時	杭州湖濱二十七號
警衛報社	旬刊	田志	杭市拱埠大同街八十八號
現代評論	日刊	馮義康	杭市新民路現代書局
新聞週報	週刊	俞新民	杭市江干兵馬司十七號
浙江新聞	日刊	王平書	杭市官巷口四十二號
警光月刊	月刊	施承志	杭市上倉橋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	月刊	陳訓慈	浙江省立圖書館



青年導報	旬刊	鍾成源	於潛縣黨部內	
新海甯報	日刊	沈錫麟	海寧城內木排橋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海甯民報	日刊	朱寄生	海寧縣黨部	
海鹽民報	日刊	趙寧國	海鹽縣黨部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硤石商報	日刊	吳雨耕	硤石周家橋	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嘉興商報	日刊	陸初覺	嘉興北門下塘街	
硤石報	日刊	孫元琮	硤石通津橋堍	
海寧時報	日刊	宓錫卿	海寧多福巷十五號	
嘉興民報	日刊	姜維賢	嘉興縣東大街	二十一年四月七日
嘉區民國日報	日刊	余烈	嘉興縣北大街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新烏青報	旬刊	張卓然	桐鄉烏青鎮	

浙江省輿論概況

星	城	平	民	平	新	善	嘉	新	嘉	江
報	報	報	言	湖	崇	聲	善	篁	興	浙
日	日	日	日	日	德	日	報	報	晨	日
刊	刊	刊	報	報	民	報	報	報	報	報
徐紹固	袁紹文	馮大楣	顧志拯	毛圻	姚乃鬯	許甸原	胡味辛	李振興	李靖裔	謝信侯
平湖城內水汨埭	平湖西大街香弄口	平湖東大街八十二號	平湖東街	平湖大街	崇德城內	嘉善城內大街	嘉善縣黨部	嘉興新篁鎮	嘉興下塘街一百零八號	嘉興薦橋街四十三號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十二年一月七日			



公聲報	日刊	屈翔光	平湖城內東大街	
平湖報	日刊	張署	平湖東小街孟家橋	
平湖商報	日刊	羅文梓	平湖南門內小街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平民日報	日刊	王銳中	平湖甘河街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小平湖人報	日刊	楊造時	平湖城內邑廟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平湖社會報	日刊	姚半聾	平湖大街	
平湖小報	日刊	趙連城	平湖東大街漢水橋	
湖州晚報	日刊	馮慶鑑	吳興直經堂巷十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
湖州日報	日刊	梁覺人		
吳興新湖報	日刊	張季英	吳興南門南街一百 另一號	
菱湖新聞	日刊	吳澤霖	吳興菱湖南康里	

浙江省輿論概況

時事公報	出路半月刊	寧波民國日報	甯波閒話報	寧波新聞報	寧波商報	吉光週刊	湖州公報	湖州新報	湖州報	湖州新湖聲
日刊	半月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週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金臻庠	張懷萱	周聘三	斯旺	吳則明	夏炎生	姜仲明	張正文	唐貫經	楊勤民	丁必行
寧波江北岸同興街	寧波江北岸引仙橋	寧波江北岸財神殿	寧波民國日報內	寧波江北岸楊善路十七號	寧波東門崔衙前	安吉縣黨部	湖州城內志成馬路一一七號	吳興志城北馬路	吳興城內志成路	吳興城內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十一年四月七日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鎮海報	日刊	王菱夫	鎮海南門外		
一二八三日刊	三日刊	包銘水	寧波崔衙前七十四號		
寧波大晚報	日刊	張謨遠	寧波旗桿夾弄二號		
鎮海兒童週報	週刊	鎮海教育局	鎮海城內		
鎮海教育週刊	週刊	鎮海教育局	鎮海城內		
真金報	日刊	鮑繼潤	鎮海城內		
薔薇半月刊	半月刊	俞擷青	鎮海城內		
奉化報	二日刊	俞嘯霞	奉化城內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紹興民國日報	日刊	陶春煊	紹興城內大路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民衆日報	日刊	華銑	紹興酒務橋二十八號		
紹興新聞報	日刊	孫望仁	紹興城內清道橋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浙江省輿論概況

蕭山民國日報	日刊	許 燾	蕭山縣黨部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蕭山民報	日刊	俞新民	蕭山車里王五號	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浙東公報	日刊	徐介仙	蕭山北街弄	
蕭山民衆	月刊	蕭山民衆教育館	蕭山民衆教育館	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諸暨國民新聞	日刊	壽崇康	諸暨縣黨部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餘姚民國日報	日刊	戴渭清	餘姚縣黨部間壁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姚江日報	日刊	黃河洲	餘姚北城	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上虞聲三日報	三日刊	朱雲樓	甬站線驛亭白馬湖	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嵊新民報	日刊	呂星甫	嵊縣東前街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剡聲日報	日刊	張澂耀	嵊縣龍頭街	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臨海民報	日刊	朱豹僧	臨海縣西街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海門公報	日刊	盧文久	臨海海門鎮	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台民公報	日刊	金一清	臨海城內節孝橋	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台州國民新聞	日刊	秦雅正	海門大街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台州民報	日刊	趙萬賢	臨海紫霞宮	
台州童報	日刊	裴斐	臨海海門振市街	
公言日報	日刊	謝紹枋	臨海海門戲園弄	
椒江民報	日刊	柯瀟魂	台州海門振市街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黃巖民報	日刊	王以章	黃岩縣城內	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溫嶺日報	日刊	吳人鑑	溫嶺城內關帝廟	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澄江報	日刊	朱紹基	黃巖東禪巷	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潞河報	二日刊	王朝加	黃巖潞橋東嶽廟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浙江省輿論概況

黃巖商報	二日刊	楊萬程	黃巖城隍廟前		
台州教區月刊	月刊	姚彌高	臨海海門天主堂		
天台日報	日刊	陳惜芝	天台城內后司街		
橫河民報	日刊	張子雄	溫嶺縣城內		
溫嶺新聞報社	日刊	陳則大	溫嶺縣南城鎮中央園九號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金區民國日報	日刊	郭琳	金華中山公園上首	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蘭谿民國朝報	三日刊	王熹	蘭谿商會內		
東陽民報	二日刊	洪範	東陽賽宮明倫堂西首		黨辦
新永康週刊	週刊	姚凌霄	縣黨部內		
新光報	日刊	石有緒	浦江縣黨部		
江聲報	日刊	朱渭川	江山縣黨部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衢縣國民日報	日刊	黃文桂	衢縣下街頭	
衢縣日報	日刊	羅碧霞	衢縣東河沿羅宅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龍游民報	日刊	嚴才政	龍游城內大北門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常山日報	日刊	徐應紳	常山城內縣前街	二十一年七月八日
常山大江報	三日刊	陳玉生	常山大江報館	
桐廬民報	五日刊	王惠薰	桐廬縣黨部	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建德旬刊	十日刊	邵耦千	建德縣黨部	
溫州新報	日刊	楊一之	永嘉壬子巷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溫州商報	日刊	張童薰	永嘉城守前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民衆日報	日刊	胡宏琦	永嘉晏公殿巷	二十一年十月七日
溫區民國日報	日刊	張其清	永嘉縣黨部	

浙江省輿論概況

浙江晚報	浙江民報	杭州日報	農聲	救國月刊	處區民國日報	泰順旬刊	永嘉民衆	新甌潮報	甌海民報	溫州晨報
日刊	日刊	日刊	週刊	月刊	日刊	旬刊	旬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陳鐸	李通侯	茅仲復	余文	梅子璧	闕維熙	劉鏞	陳歸	王知毫	周顯楨	張延齡
杭市清泰路一五四號	杭市保佑坊	杭市東街路所巷五號	雲和城內舊忠節祠	雲和反日救國會	麗水帝師坊	泰順縣黨部	永嘉民衆教育館	溫州鐵井欄	溫州鐵井欄十二號	永嘉城守前九號
二十一年四月七日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二年四月十日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
停刊	停刊	停刊								

浙江時報	日刊	徐介仙	杭市清泰路一五四號	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停刊
杭州市報	日刊	趙邦華	杭市青年路尙農里一弄一號	二十一年七月八日	停刊
大浙公報	日刊	樊芾棠	杭市白馬廟巷三七號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停刊
號外報	日刊	韓一鳴	杭市金波橋弄一號		停刊
大中報	日刊	周金波	杭市仁和路南五弄二號	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停刊
東南晚報	日刊	邵蕉影	杭市延齡路龍翔里一弄一號		停刊
杭州時事晚報	日刊	孫介榮	杭市保佑坊二十二號		停刊
西湖日報	日刊	郝柏年	杭州青年路見仁里五號	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註銷登記
杭州晚報	日刊	孫子系			手續不合
新浙江日報	日刊	徐寅	杭市蕪王路八號		手續不合
浙江和半三日刊	三日刊	汪祖根			手續不合

浙江省輿論概況

一〇六

四明商報	當湖晚報	工商日報	大破報	剪報	吶喊週報	獅吼文藝社 杭州分社	沙龍文藝週刊	時代青年	新報	杭州飛雷風三 日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日刊	月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週刊	三日刊	三日刊
李濟民	朱國明	虞雲齋	張祖庭	楊興烈	林順之	程振章	程一戎	方耀光	顧君默	王嘉政
寧波城內開明橋	平湖西大街	硤石大街	硤石鎮南大街	杭市新民路一九七 號	杭市迎紫路	杭市王誥巷五十八 號	杭市青年路五號	杭市錢塘路五號	杭市奎垣巷二號	杭州青年路鑾平里 二號
二十一年二月 二十五日				二十一年二月 二十五日				二十一年九月 十九日	二十一年六月 四日	二十一年十一月 三日
註銷登記	停刊	註銷登記	停刊	停刊	停刊	手續不合	停刊	停刊	停刊	停刊

四明日報	日刊	傅建華	寧波廿條橋中街	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停刊
寧波紫光報	日刊	洪行貫	寧波東江大道頭街	二十一年四月七日	停刊
寧波珍報	日刊	傅夢雨	寧波天后宮後街		停刊
寧波大報	二日刊	范伊塵	寧波開明橋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停刊
明州報	三日刊	梁道人	寧波東江錦綉街	二十一年十月七日	停刊
可報	三日刊	周慷	寧波崔衙前	二十一年八月八日	停刊
寧波鳴報	三日刊	張忠惠	寧波江東包家道頭 虎飛車行	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註銷登記
寧波小花園報	三日刊	莊智埤	寧波西大街河利市 橋	二十一年一月十九日	停刊
寧波晶報	三日刊	尹宗良	寧波東門西馬街		停刊
聚星三日報	三日刊	張雲齋	寧波開明街一七三 號		停刊
明州晚報	日刊				手續不合

浙江省輿論概況

寧波兒童時事 畫報	週刊	范鹿其	寧波北大路二三六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停刊
寧波商情日報	日刊	袁關福			停刊
寧波時報	日刊	張瑞玉	寧波釘打橋十八號		停刊
大道日報	日刊	沈頌道	諸暨橫街許氏宗祠		停刊
餘姚新聞	日刊	張夢鄉	餘姚新建路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停刊
餘姚日報	日刊	戴渭清	餘姚城北新建路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停刊
姚報	日刊	朱志白	餘姚縣北城東水門七板橋		停刊
新上虞報	三日刊	谷斯愚	上虞百官谷氏宗祠		停刊
衢江日報	日刊	鄭鎮奎	江山城內江山旅館	二十二年四月九日	註銷登記
溫州民聲報	日刊	徐世康	溫州漁豐橋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停刊

上表係根據聲請登記表或變更登記聲請書製成，各報近日如有變更未經呈報，或新

聞紙業經發行，未向本會聲請登記者，均未列入。

## 二、浙江省雜誌調查一覽表

名	稱	刊期	所屬	社	團	編輯人姓名	備
晨	光週	刊	晨光社	陳	白雲		
黃	鐘週	刊	黃鐘文學週刊社	陳	大慈		
小說	月刊	刊	蒼山書店	程	一戎		
小學	生週	刊	小朋友之友社	呂	亦姜		
學校	生活週	刊	學校生活週刊社	陸	魯一		
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	圖	刊	浙江省立圖書館	陳	訓慈		
新	生半月刊	刊	新生雜誌社	陳	浪嶼		

編者附誌





浙江省輿論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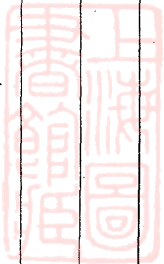
湯溪教育月刊	教育局	
回浦潮不定期臨海回浦學校	邵西鎬	
懸鐘半月刊黃巖縣立初級中學	懸鐘半月刊社	
慈谿教育月刊	教育局	
慈谿民衆月刊	民衆教育館	無代價贈閱去年夏季因稿件欠缺會停刊二月
括蒼教育週刊週刊十一中附屬小學	十一中附屬小學	該週報附處區民國日報寄閱及另刊百餘份不取價分寄處屬各縣小學
薄暉週刊週刊三才小學(長興)	葉竹修	係潮報副刊未曾登記
長興教育週刊週刊教育局第一課	課長喬松	
東陽縣立中學學每學期學生自治會	學術股出版組	本刊物職員每學期改組一次故無固定人員
長興教育不定期長興教育局	長興教育局	
安吉縣吉光週刊週刊安吉縣黨部	王立德	

民衆園地週刊	鄞縣教育局及縣立中山民衆教育館	陳仁璇	
鄞縣縣政半月刊 半月刊 鄞縣縣政府	縣政府	是項刊物內容多係記載法令故無撰稿人	
鄞縣教育週刊週刊	鄞縣教育局	同前	
效實學生年刊	寧波實驗中學學生自治會	自治會學術股	
葫蘆無定期刊	海寧石室文藝社	石室文藝社編輯部	
江師期刊	江蘇縣師範講習所學生自治會	楊道任	
江山教育月刊	江山縣教育局		
現代記者不定期刊	寧波新聞記者公會	鄭留隱	
國難半月刊 半月刊 鄞縣反日救國會	鄭留隱		
民強週刊	寧波民強中學	張永成	
農聲週刊	江山縣農會	梅子璧	

浙江省輿論概況

浙江省輿論概況

鹿鳴	衢縣立中心小學	衢縣立第一中心小學輔導部
衢縣醫藥月刊	刊中醫公會及大學醫科圖書館	中醫公會各會員
民間月刊	刊中國民俗學會	陶茂康 鍾敬文 婁子匡
天平	秤無定期	天平秤社
曹德	曹德	曹德
西湖文苑月刊	刊西湖文苑社	胡蘅子
文學新聞週刊	刊文學新聞社	黃萍蓀
平川半月刊	刊嘉善平川社	郁佐梅
高中校刊	刊浙江省立高級中學	胡封
新政月刊	刊新政月刊社	鄔繩武
是刊內容側重新政建設及專載		
落陽週刊	刊杭州反日會	吳一飛
現已停刊		
反日救國半月刊	刊反日救國會(麗水)	施曉湘
該刊係非賣品因經濟困難現已停刊矣		



### 三、浙江省通訊社一覽表

#### (甲) 杭州市通訊社一覽

通訊社名稱	負責人	發行所在地	核准日期	備考
浙江國民通訊社	朱直英	浙江省黨部內	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杭州通訊社	沈雨蒼	杭州新市場大慶里六號		
農工新聞通訊社	陳幼章	杭州市西都司衛十一號		
浙事新聞社	樊迪民	杭州市橫吉祥巷一號		
浙聲通訊社	楊錫山	杭州市長生路不老里二號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杭州公論通訊社	潘燮卿			省府考查表送來但未據書由本會登記
浙江民生新聞社	應懷達	杭州市中扇子巷井弄二號	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浙江省輿論概況

捷聞通訊社	蔣雲霖	杭州市布市巷二十五號	
浙江東南通訊社	孫子系	杭州市佑聖觀巷五十二號	
浙江新聲通訊社	王百川	杭州市法院路三十四號	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和平通訊社	錢鏡西	杭州市觀瀆學士路百零五號	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國光通訊社	潘政	杭州市廣福路五十六號	二十一年九月
澄明通訊社	顧悅雨	杭州市香雪園弄七號	
東方通訊社	張若源	杭州市吳山路十二號	二十一年九月
日新新聞通訊社	田有秋	杭州市清泰路長慶寺內	二十一年八月
公平通訊社	鐘韻玉	杭州市衙嚴弄一號	二十一年六月
浙江正誼通訊社	姚懋霖	杭州市靈壽寺巷五十七號	
聯合新聞社	馮元芝	杭州市郭通園巷四十九號	二十一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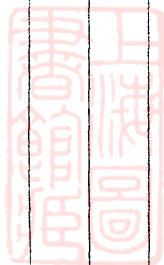
中國國論通訊社	王孝先	杭州市佑聖觀巷三益里	二十年三月
浙江曙光新聞社	林浩如	杭市五衙前繆家弄七號	
光華新聞社	周金波	杭州市岳王路五十號	二十一年十月
民言通訊社	徐海粟	杭州市青年路見仁里二十九號	二十一年二月
西湖通訊社	常祥麟	杭市橫紫城巷八號	二十一年二月
浙江中南通訊社	金一仁	杭州市西浣紗路二弄四號	二十一年四月
杭州紐斯通訊社	王新家	杭州市青年路鑾平里二號	二十一年一月
求實新聞通訊社	郭兆瑛	杭州市板橋路五福里一弄四號	
每日新聞社	范大華	杭州市奎垣巷八號	二十一年一月
長江通訊社	凌鶴留	杭州市保佑坊二十二號	二十一年四月
新民通訊社	馮冷公	杭州市白馬廟巷三十九號	二十一年四月

浙江省輿論概況



浙江省輿論概況

中國新聞社	管震民	杭州市清泰路一百五十五號	二十一年四月
浙江正論通訊社	黃子鑫	杭州市三聖巷十九號	二十一年五月
郵電通訊社	陳銘	杭州市施水路崧廬內	二十一年六月
華光通訊社	華賜	杭州市忠清巷九五號	二十一年九月
春秋通訊社	羅卓卿	杭州市平海路一二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
浙江時代通訊社	邵公魯	杭州市岳王路嘉樹巷六號	
浙江讜軌新聞社	章澄宇	杭州市慶春路全城里一五一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
大千通訊社	俞仞千	杭州市下板兒巷二五號	
正始通訊社	胡雪帆	杭州市舊藩署內嘉禾里二號	二十一年十一月
浙江民聲通訊社	陳潮音	杭州市保佑坊二十二號	
元元通訊社	陸魯	杭州市青年路尙農里一弄十七號	



公邁新聞社	戴康侯	杭州市上荷花池頭二號		
浙江無線電通訊社	應濱浩	杭州市翠柳巷源茂里三十六號	二十二年三月	
亞洲新聞社	周元俊	杭州市濟泰路一五四號		
大華通訊社	田士書	杭州市三橋址河下		
雷風通訊社	屠杖橋	杭州市雄鎮直街三十號		
中華通訊社	黃銘	杭州市忠清巷五十九號		
杭州中國新聞社	高維懋	杭州市鳳起路十六號		
浙江工商通訊社	潘起鳳	杭州市湖濱學士路一〇三號		
杭州社會通訊社	王一飛	杭州市嚴衙弄二號		
大陸通訊社	婁薇紅	杭州市學士路思鑫坊十四號		
杭州商業通訊社	孫賓孫	杭市城站直骨牌街二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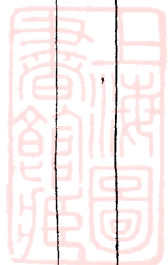


浙江省輿論概況

浙江商務通訊社	自治通訊社	中華航空通訊社	亞細亞新聞社	杭州大達通訊社	浙江公理通訊社	杭州微風通訊社	大同通訊社	浙江大公通訊社	華東通訊社	民風新聞社
王宗發	任金海	徐纘侯	高泉和	林達夫	陳嘉森	陳小圃	宋芷楚	顧培根	馬顯章	李劍父
杭州市湖墅娑婆橋三十八號	杭州市清波門外清波橋七號	杭州市湖墅霞灣巷九十五號	杭州市高銀巷二號	杭州市白傅路星遠里二弄十三號	杭州市竹竿巷廣興里四號	杭州城站羊市路三十一號	杭州市法院路二十四號	杭州市韶華巷六號	杭州市東坡路十六號	杭州開元路四十九號
		二十二年四月								



公正通訊社	繆志遠	杭州市舊藩署內 嘉禾里二號			
商聯新聞社	朱夢蘭	杭州市清河坊大 陸國貨商社二樓			
正之新聞通 訊社	胡念茲	杭州市開元路四 十八號			
新聞通訊社	俞新民	杭州市江干兵司 馬十七號			
航聲通訊社	蔡良欽	杭州市迎紫路之 江日報社內			
中國報學電訊社	湯德民	杭州市花市路十九 號			停刊
世界日日新聞社	王輔臣	杭州市惠興路西四 弄一號			停刊
鏡如通訊社	王鏡如	杭州市長生路二十 六號之丙	月	二十一年四	停刊
民鋒通訊社	陳獻文	滬豐信局卷八十 九號	月	二十一年四	註銷登記
言論通訊社	趙性民	杭州崇仁里十三 號	月	二十一年四	停刊
浙江三五通訊社	姚壁均	杭州蕉營巷經摺 弄六號	月	二十一年五	停刊



大道通訊社	沈頌初	杭州五柳巷六十 四號	二十一年六 月	停刊
杭州民治通訊社	張浩	杭州東街路直堰 仙巷十三號		停刊
浙江通訊社	徐泰來	杭州永寧巷二號		停刊
東方通訊社	蔡良欽	杭州市迎紫路之 江日報社內		社名重出未准登記

(乙)各縣通訊社一覽

浙江民言通訊社	負責人	發行所在地	核准日期	備考
富陽分社	孫仁山	富陽縣黨部		
公進新聞社	胡久成	富陽市中心街		
浙聲通訊社	林香森	新登縣觀音弄		
新登分社				
海鹽新聞社				省政府考查表送來但未據 書由本會登記

平湖新聞社	莫文培	平湖城內香弄	二十二年四月
中國新聞社	王公達	平湖西小街黃街弄三十三號	二十二年二月
平湖分社	蔡子良	德清直街	二十一年十一月
德清新聞社	汪潤芝	吳興馬軍巷二十號	
中國國論通訊社	高泉和	吳興北門務前河四十五號	二十二年四月
吳興新民新聞通訊社	王鼎鼐	吳興安定書巷十二號	
中國新聞社	吳澤霖	吳興菱河南康里	
吳興菱湖新聞社	楊特超	孝豐南外街	
中國新聞社	嚴綠野	蕭山縣東街	二十二年一月
孝豐分社	俞渭川	新昌縣第一區黨部	二十二年一月
農聲通訊社	董一峯	新昌縣黨部	二十二年一月
沃聲通訊社			
新光通訊社			

浙江省輿論概況

浙江省輿論概況

臨安通訊社	楊秋心	臨安城內			
昌化國民通訊社	章本範	昌化縣黨部內			
餘杭民衆通訊社	張浩	餘杭城區大香弄			
中國新聞社 溫嶺支社					省政府考查表送來查未向 本會登記
台州國民新聞社	秦雅正	臨海海門鎮大街			
括蒼通訊社	鄭啓豹	麗水城內三坊口 文昌閣			
定海新聞社	傅立達	定海北大街向家 弄亨利小學內			
中國言論新 聞通訊社	汪藕汀	永嘉東門內小沙 巷十七號			
中國新聞社 溫州分社	林文鈞	永嘉府頭門鐘樓		二十二年一 月	
甌海通訊社	周懷萱	永嘉城流坊			
民聲通訊社	高建德	嵎縣南津鄉東嶽 殿			



崇德國民通訊社	田慶霓	崇德縣黨部		
東陽國民通訊社	李觀渭	東陽縣黨部內		
平陽通訊社	金翼雲	平陽縣黨部內		
餘杭通訊社	胡詠之	餘杭城北虞官街		閉歇

本表係根據各通訊社聲請登記表及變更登記聲請書製成，最近各通訊社如有變更，或逕先發稿尙未聲請登記者，均未列入，特此聲明。

編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327B

浙江省輿論概況



780

